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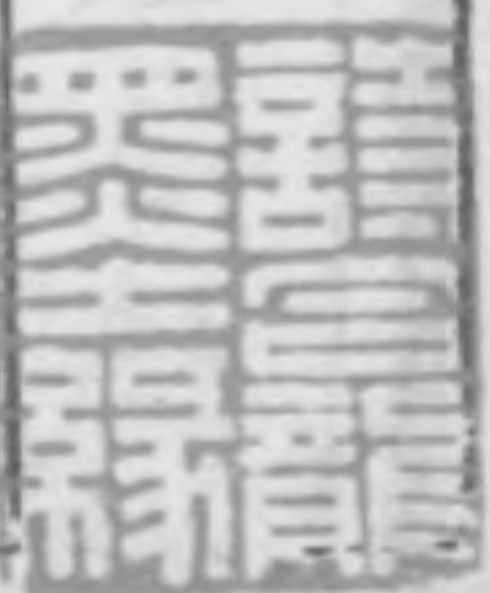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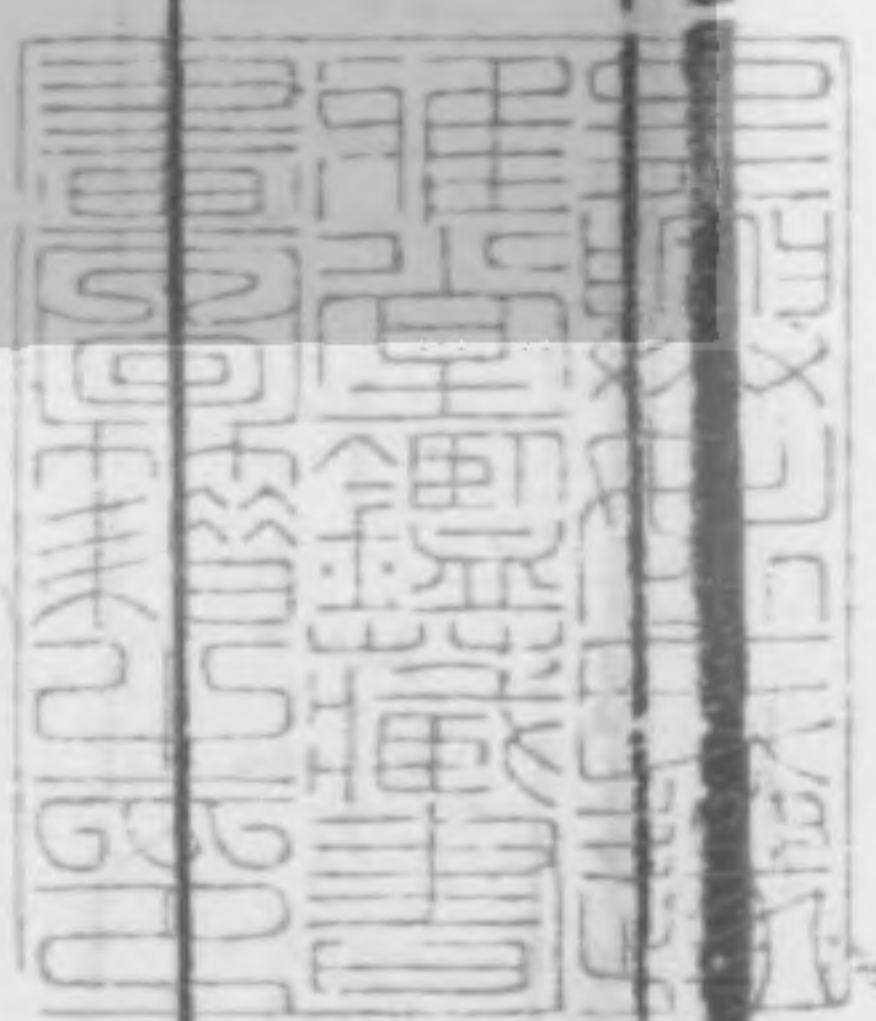
備忘集卷五

書

啓譚次川侍郎

聞公日有歸念誠意伯人至復領求退不獲之說漢張  
楷之謂樊英曰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是民也公負  
重望而起人之許公公之自許何如也如斯而已而遂  
歸耶北來人詢及倉事公勵精過人殊為欣慰戶部錯  
認做箇錢糧收頭猶之工部錯認做箇木匠頭公今所

明海瑞撰



事錢糧收頭外戶口樹畜有進步耶等而上之大臣以  
道事疏通民情成就君德荐引賢人無不可者如此而  
歸公于初心有慊然耶心有不慊必以初出為悔以初  
出為悔何不即此一出行之俾我心慊老成典刑外公  
無可望者天地萬物厚君子本身上事見難而退自附  
于知止知足之說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誤矣公今日  
只欲如漢二疏而已耶賢哉二大夫俗論也謬說也不  
敢為公願也

復史雁峯太僕少卿

禮以積財能散為賢者中行之行生二十年前會試經

南都聞翁名稱誠哉居廊廟濟天下處鄉黨濟及一方  
仁之為道無施不可也近望沙公備述與今昔耳聞不  
謬正欲達之左右望公成終成始施于有政遠華扎下  
及使歸特此申候致私念仁道不大行而加不小施而  
損惟留意感公嘉惠綴絹擊不敢領酒果拜賜矣并附  
謝

啓史方齋瓊知府

三月間聞舟次上新河口令人探之則已發帆數日矣  
咫尺間不得一瞻顏範可恨可恨仰惟我公守已冰蘖  
視民如傷誠百年內未有太守也環海感戴何可盡言

南人來目問而說云自公一身言公無可議矣然貪酷未免肆行吏胥如舊為害里甲用度從平加徵未見其大有改革過前日也纖微曲折照察不及終為不滿人之分此則在公家之意而已水清無魚治去太甚別是一箇道盡以為據而施之政事焉不可也生自入仕至今未南歸俸金所入僅僅足用餘無分文可債可貸田業止祖遺糧一石二斗外未增一畝一升有以二事呼瑞銜進狀者皆詐偽也乞壹下一查治之勿少假貸上碧崖下縣屬并乞轉此相諭人便特此申候兼致願私萬惟苗意瑞南望滄溟惓惓無任

復葉立齋陳熙齋諸年丈

貴府事生習聞之矣與金華韓種種說無一差謬為虺弗摧讓至今日以千萬人之命論之前人之罪不勝誅矣今日坐視之人能逃責乎天假賢守才足堪謀足濟直前擔當直出數十年郡守之上生為諸年丈地方慶幸久矣而當事者嘖嘖有言焉可怪也百凡事可以盡心得以竭力無不為諸年丈少効一二以期無負但核兵剋糧言執法可矣論情則處之亦未盡是用其力而不滿其食亦人心之所以不服也虛數虛糧非一朝一夕特非情所不便而不可行者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

成天下之事而以乖戾之氣行之彼我文武區以別焉  
不可也侯守不久大用始終造福于朝諸公謦所聞見  
左右贊襄侯守益勵初心宜而通通宜執而執則區區  
至願耳諸事不及盡者付回人口數年殊缺候問不便  
也統惟台鑑

復熊鏡湖軍門

王道長至拜領華翰諄諄然地方為念仰知海濱有賴  
十年巨寇一掃而平不難矣從前軍門每每不能立有  
寔功寔業其病有二第一是怕自己死第二是怕士卒  
敗憧憧二念而其所謂勇往直前者索然餒矣能有濟

能有濟乎廣中用兵見敵便敗全坐士不用命一華前  
後迄無能執孫子斬宮嬪法尉繚子半殺士行之正以  
兒戲將官驕子士卒故非一日萬一約束加焉激而他  
變成敗觀人百謗隨之是以畏敗之類也今日之事果  
能不蹈前轍矣士卒必用吾命執事能了了然信之  
乎其不然良法勝算無所用之魯仲連論田單所以  
破燕曰將軍有死之死士卒無生之氣夫古人豈欲其  
死與敗哉道如是也機如是也萬惟留意今日之事惟  
此為急若其設伏用間伐謀擊虛目下船所宜造兵所  
宜募地利寇情事之不可遙度者此則先立乎其大之

後一經綸之而已無難事也朝廷公念桑梓私懷瑞臨  
楮不勝惓惓

啓熊鏡湖軍門

君子成天下事類皆虛已舉聽為之生非其人感公虛  
已下問且自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道長捧華扎據  
愚見隨付莫員外奉復矣料公自有成算刻日見功不  
必更為贅論醫道多端急則治其標緩急皆當固其本  
廣寇大都起于民窮民窮之故多端大抵官不得其人  
為第一之害掃平之後願惟別加之意使元陽得有底  
定之所焉斯為可耳瑞嘗謂與利莫如久任除害莫如

募兵自以為切中今事區區致望于公此而已不然止  
絕于今禍將復起于後我兵中大半賊人所一掃而盡  
宴樂太平生不敢以功頌也生叨轉騰黃老母年八十  
矣不堪走不得已北上荆婦挈婦狐死丘首道途多故  
欲乞鈞牌以保無虞若于事体無妨惟惠賜之夫馬廩  
給妨百姓煩驛遞不敢求也

復周柳塘瓊州知府

瑞于公原未有聞議也舊歲入京會虞坡問及坡翁稱  
正為海外求此人物時不勝喜忭窮荒僻壤得此大賢  
為之困者獲疲者息矣何幸何幸下問地方事及居官

矩度此等具人心布方冊而行之而已本無俟于人  
言况在執事高明之見尤不俟人有言尊而行之者耶  
今人每謂做官自有套子比做秀才不同不可若依死  
本俗人俗見謬妄之甚區區惟願明公執我經書死本  
行之而已如此不執雖熟人情老世故百凡通融失已  
失人全無用處士夫如通判廖平庵年高識邃生自幼  
業師也可就問餘事散見奉去數帙中茲不備悉明公  
寄三千里之命誠不可莫莫為之昔人謂伊周之道得  
一縣亦可小試况一府耶瑞不勝慙慙

復王七峯瓊山知縣

承不遐棄賜之華翰捧讀之下感激倍之瓊山百姓日  
就憔悴正以數十年來未見一好縣官也執事滿懷經  
濟小試割雞惟此僻邑何幸何幸生亦與焉用是日日  
南望臺下切瞻仰也今人居官且莫說大有手段為百  
姓與其利除其弊止是不染一分一文禁左右人不得  
為害使出時套中高高者矣此不足為執事道固有感  
觸姑一質之人便謹此奉候外條約二冊塵覽亦冀執  
事有以教之有以取之也諸不及盡者惟台鑒

啟譚次川侍郎

欽閱李主政至拜領尊扎公之愛我蓋不特以同鄉之

故而已矯枉過直古今同之不直不能矯其枉然生之所矯者未見其為過直也事期有成必不至于宋人之戒但公之言自是龜鑑不可少者感荷一念何可如之何可如之江南糧差之重天下無有古今無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饒全是虛名而苦楚特甚其間可為百姓痛哭可為百姓長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國計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吏胥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寬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賜矣江南巡撫完錢糧是一大苦事是以一言為公讀外條約二冊告示八件就有道而正統祈百念

復趙大洲閣老

政府新命聞之忻忭百倍公任以天下為天下蒼生不竟過喜幸也今既數月矣施為次第在公自有劑量伊周事業其人心布方冊寧待請之人而後知也哉今人事权在手每每不滿人意病在借口時勢難行日循遷就公勿以此自安斯高出人人之上而天下與有幸矣承諭散兵事已屢之停妥矣人之訛言勿聽之可也荒歲無從得米事機甚是可慮議漕吳淞江兼行賑濟乞白米二十萬石亦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君父之前也惟公力為主張使得成事條約二冊呈覽更祈加意



詳教

啟朱鎮山工部尚書

瑞于正月內題修吳淞江今工夫已至七八分飢民雲集是以人皆以為直畫成耳自未有若此之速者吳淞江則成矣常熟縣白茆河隆慶二年雖開而淺狹太甚是以三年之水畢竟不能消淺且青黃不接時分尚多吳淞畢工飢民無從取食計再修白茆已于今初九日起工矣其工可成與吳淞無異望惟早賜題覆銀在前疏議內取用計無不足分毫無取于民而一則可以濟目前之飢一則可以與百年之利百凡無妨老先生幸

勿疑慮

啟閣部李石麓諸公

瑞誤蒙主知監叨重任才不逮明不及有之然心力則竭盡矣百所經營自謂期月後可見成就未見其不可行亦未見其不得行也紛紛口舌何自而來哉何自而來哉觀思時事平生用世百念灰矣老母今年八十有一聞子風波日有憂恐不能貽親之安貽親以危可以為人子哉欲具若悰訥不及盡惟公細加体察少假贊襄使得脫履而行惟罪惟休無不可也公之賜也心迹具見揭中茲不贅生當今日非特二宜去五不可由而

已雖百懇而皇上百不見允焉情不可止也萬惟明公  
憐焉瑞幸甚

再啓閣部高中立諸公

區區竭盡心力正欲為江南立千百年基基酬上恩報  
知己也紛紛口舌何自而起且如散兵一節此豈小事  
瑞亦日夕拳拳私訪公問科本先後事絕無影響可怪  
可怪此事從古有之不平之恨一笑而散矣但生百疾  
卒發是寔不能再當官事林下何曾見一人日夕念之  
家鄉萬里老母年八十一能將之而去又能將之而來  
耶是以向不敢言疾今將萬萬不得已矣懇之君父

惟明公少加贊成人情世態天下事亦止是如此而已  
矣能有成乎母子天性熙熙山林舍此不為而日與羣  
小較量是非萬求一濟何益何益生去意已決惟公成  
就本內別有餘說諸事重成中止不得其平而言非悻  
悻見顏面也惟公勿以為訝不宣

復嚴養齋閣老

長者賜不敢辭勉拜領矣使回特此附謝生二次請休  
南歸指日過此則萬里而通問請益俱無日矣知己之  
恩徒為結草之念奈何奈何呈各部諸公東錄覽天下  
事果不可與俗人為之耶明公以為如何

與鍾心瞿督孝御史

元年一別至今不一通候頑惰之罪可勝言哉然亦特在愛下料公不我深罪也督孝有旨喜偷風靡習得公可一變也冀乘便面及而今不可得矣于吳鵬峯拜領華扎迨舟徒又承厚惠何感如之何感如之亦便特此謝謝高明之見事行有不俟人言而知者惟執守而行不止曰校文一事遂謂為職分之盡則善美兼之矣生引帆南歸入山之深入林之密紛紛事不復請正期此復一毫世變不入胸中也

從余斗南御史

由都別後以冗纏未及修候罪甚罪甚仰慕之私無日忘之方幸新命可少遂也偶尔失調寒病沉重衰年得此絕無用世之念矣老母八十有一原非臣子事君之日今日亦事相湊合也事與心背奈之何奈之何百凡經理垂成中止可惜可恨然此從古有之不足為怪承諭不必介懷已生置不言矣從此入山之深入林之密更復有何可介懷念耶人便謹此奉復不一

復譚次川尚書

馮司訓齋華翰至知公動止日益康裕愛我念我無殊曩昔也何感如之何感如之前者度嶺渴想顏面及有

請于下執事也至今為歎矣奈何奈何謝絕冗俗清心  
頤神在公自是一道生抵家用公為法竟得此身此心  
在我腔子目與羣小較論是非雖曰我鎮定也而不免  
逆心動氣矣于人必有所濟幾何耶乃知古人古人達  
可以行天下而後行之良有以也周柳塘涖瓊僅數月  
作用矩矱聖賢非俗吏也前守未之有也竟以上人忌  
言罷去南科道論上貴府臧跡瓊人譽不容口矣若貴  
府則未知寔何如也乞諸示諸凡可為瑞益者統祈下  
及詩云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次川復書云承問周柳塘公此公守雄與學造士節

用愛民奉行鄉約敦崇禮教當于古循吏中求之涖  
雄一月生即北行相與之日雖淺而地方受惠寔多  
竊嘗太息以柳塘之揮守乃不免于多口以柳塘之  
作用乃不究其所施不知造物者竟何意也同時復  
馮司訓書云柳塘公之清風善政雄人喜之吾輩頌  
之此執事之所知也愚奚容贅附記于此

### 與周一陽主事

聞二子父產鬻之一空不覓駭痛今人之遺其子孫者  
計長遠則置田宅房屋謂此有根著比之錢銀随手便  
于花費不同也蘇子謂議及田宅勢必不能復振今一

敗而鬻鬻之至于盡矣賢親体死恤生必有善為之謀者但前日賣屋銀五十餘兩賣那賣改田銀一百兩已無之矣今之所賣又未必不如前之所為也寒族人未至死絕小兒四次鬻產全無一人與聞其事有是理哉伯父年老得婿自謂頂天立地終世維持及幼子今日有此親友紛如見利為謗叔侄翁婿其親親者生不得辭其責也執事抑何以為之耶維今善後當是何如乞詳示

復周一陽主事

未札以不敢一毫肥己自誓執事之言謬矣賣者以執

事為名人可樂就買者以執事為說人必無辭此亦人情常事生非以見利疑執事也二子之所親者生與執事此與執事固之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此執事分也執事責也若謂恐外人有言度之謗一切不與且不能止之不賣則不惟忍生者之無依且辜死者之負托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執事終得以辭其咎耶二老有靈今拳拳于浮土之下矣執事念之

啟岑小閣給事

年丈行時以未任有礙咫尺間不得一面而別後會又未可知也至今徃來于懷以為歉事何及何及科中獨

年丈張膽論事為南都徐去百年来積<sub>寔</sub>舍貪而廉去奢  
從儉德教滿人心口今出守大郡無乃天假以此欲  
節用愛人不徒託之空言者見之年丈身即今人做官  
自有俗套論做官別有一俗論了知不入胸次矣但今  
幸目盡此俗事幸目盡此俗目事有難為之者不出于  
道一出于道雜而兼俗半執半通是亦差步年丈其將  
何以為之耶何以為之使有成耶敢于非聖人特立獨  
行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韓退之之論伯夷特有取焉  
瑞臨楮不勝惓惓

回按院張惺字

生成之大方惶懼不勝縉紳之稱執事名號謂可相與  
有成之人也聞此不覺移懼為喜何幸何幸天下事同  
而成異而敗生常痛歷年積弊今人指為舊規相安行  
之不知其為非義也所賴我撫按一整肅之耳曾有初  
任事宜數端入火牌行之執事與生同一奉命同一朝  
廷禮法同一民生事務非如人之各自為家各自為祖  
為父而教法有異也火牌內事尚有當增入者行下即  
備具遣人會發天下事曾何彼此之間執事一加意焉  
而下可遵行矣至願至願聞蘇松四郡水災為甚生已  
有文令各府縣勘寔報執事目覩之矣果若南郡諸公

之言或當會以蠲免請耶何如蒙差人遠候感荷感荷  
人回特此申謝生數日間行矣諸不及盡者容面請

復淳安大尹鄭

諱應齡

使至承惠高篇翹流窮源曲盡今日利病令人仰服展  
省館書疏義氣凜凜如見乃知淵源有自非偶然也伊  
周之道得一縣亦可小試亦淳安人今日之幸矣江西  
錢糧俱入一條鞭法小民既知一定之數官亦得通融  
緩急存解兩便尊議獨少此耳餘皆自當無疵駁捧誦  
再三曰知拙刻濫稱政事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者尚缺然未備也時事近稍清明人尚苦節交際之禮

措為賄賂比之先年賄賂之私借名交際不同自今期  
與公高下議論有見輒盡意附便相示彼此有益若儀  
物分毫不必見賜亦彼此心安也恨與公相得晚特此  
惓惓致私願并候與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諸不  
及者惟台鑑

復吳悞齋操江都院

承教累數百言莫非相愛至意我輩相與如是然後可  
稱三益而不入于損也感荷銘心可時日盡耶其中有  
不敢面以為是者過客一節也孟子謂我欲行孔子教  
以我為簡今人居官舍職分事日逐奔走于外祖制不

出郭迎送乃過客又出之耶事有司存不必身親奔候  
然後謂之不忘賓旅也水路夫有餘裕矣陸路夫馬張  
筆翁教區區及之生亦人之品不同若用少則今數  
有餘若用多者則今數誠不足非如水路一船而載可  
一定也兄未言及不知今數尚可少增否乎小東說及  
存翁生無此意人言之訛勿聽之可也此慶錢糧紛如  
亂然今似稍有頭緒若田賦則尚未得彼所以為之之  
端倪也鄙意必欲行之兄前札未及下手功夫今有以  
教我乎日不暇給諸凡俱未能做成片段可恨忙中尊  
差回謹此復惟少進切望

後徐五台都憲

令姪至拜誦華章兼聞福履日臻起居嘉勝天佐吉人  
為國家諸才待用誠如是也卜居二計披扎即如得之  
生死骨肉感荷何盡宗依大方初念甚壯七月內天降  
禍謹妻妾繼亡每一思及百念灰矣即欲援例扶柩歸  
慮寇中止初之所以煩公依公者今又在狐疑往來間  
也奈何奈何今事較前五六年天淵矣若論太平亦天  
淵也爾時可待誠如來諭敬省事今亦孺子自入于井  
時節矣下見寧無怵惕惻隱之心耶恐公不能木石其  
心也今人不徒木石且擠之又下石焉國家平日養許



多秀才費了許多廩祿如斯而已矣非徒無益又害之  
可恨可笑人便特此奉復玄湖白石惟不負言切望

後李石麓閣老

承諭謙虛大德藹如見之仰服仰服今天下事靡靡不  
立病坐當事人目循苟且日挨一日去此成此一擔當  
之而事無不濟矣原非時有所難為勢有不可為也天  
下以此日切仰望公以此自慶而天下之事集矣復何  
言復何言散兵已有慶無勞尊慮今可憂者水荒之後  
無從取米飢民洶洶未知善後之為策耳改折二十餘  
萬石計無所出不得已而懇之君父之前也惟公力為

主張使濟河濟飢一舉兩得為幸為幸存翁近為羣小  
所苦太甚產業之多令人駭異亦自取也若不退之過  
半民風刁險可得而止之耶為富不仁有損無益可為  
後車之戒公非如此如此者承教及口頭說話姑談及  
之區區欲存翁退產過半為此公百年後得安靜計也  
幸勿以為訝諸凡言不及盡高明察之

復梁浮山中書舍人

膺月初陳確庵自北而來齋到封誥四軸幸家光榮稽  
首萬歲皇上天高地厚之恩反已慈思正不知將何以  
為補報地也然遲之二年今始還事執事成全之力大

矣感激併之何可言盡千里重託料執事亦懸懸然念  
不舍置茲人便特此奉告并附謝外條約二冊呈覽粗  
帕將意統祈鑑亮

復徐存齋閣老

至松江日滿領教益惟公相愛無異疇昔也殊感殊感  
近聞退田冊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數不多再加  
清理行之可也昔人改父之政七屋之金須與而散公  
以父改之無所不可區區促裝上道不及盡惟諒酌之  
幸甚

復張筆峯侍郎

承扎教足占厚愛陸路已如命量加夫及馬矣外此不  
可再如何如何如蕪州府蔡知府回解戶被各衙門人  
指索改而官解百姓如出水火北解亦然各府縣有申  
請者生已令通知蔡知府議行矣近日貴部誤聽各衙  
門之言過稱銀不足稱解官轉回官封官印萬無不足  
之事也此事于各衙門人誠不利于百姓則為甚利貴  
部一擔當之而百姓困苦一朝可甦息矣託愛謹奉懇  
解戶生不敢復矣決矣萬惟留意

復侯星吾潮州知府

生性若直率好賢如渴見一善必曲為迴護加意申獎

汲汲然恐其不得貫通顯明達之天下也况在執事人中尤不易得神交氣合先有一日之雅者耶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非浪說也生前歲以人言歸入境訪聞得不得錢糧違道干養之說又得鋪遞保狀借名于人出執事筆之說此皆上人口語若士民則頌德如一較在南都日無異聞矣夫士君子立已行政寧必人之我譽哉邦家無怨不過曰人自考道之一端尔非以無怨之言盡人之道也推其極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亦曰視皆好皆惡則不如于此尔亦非曰善者好惡者惡自考之道盡于是也守己方人孔門自有成

法恤人言亦不恤言君子盡其在我人言不足入我心為輕重意矣但今士大夫皆奔走仕途人物洗心不清百凡奔止顧毀譽計得喪間雜私意論德理日月至焉而已矣官則尊矣身心何益况假不勝真終必為累執事朗朗烈烈人也此不足為執事言之矣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人所言反觀者察勉其未周防其或誤又非委土師保進德養心之一助也耶息平王邑博瓊會同人也僕人齋華扎及厚貽旋焉謹此附謝并致願私惟台鑒

執事造福于瓊計七載矣一旦言別人情之常雖不容  
無恋恋不滿之意士君子期在啟發成德濟天下事不  
在是也贈文二首承乏為之不足以揄揚美政則既知  
之矣誦公將來之病未竟之憂俾由既去之語不覺大  
加感嘆夫士君子職分所到萬物一体之義備之若必  
傳舍職掌秦越天下去則過矣而不留焉有仁人之心  
者忍之乎人之知己莫若己之自知人之責我莫若我  
之自責克去任性之偏大加涵泳之力充所未周兔所  
未及廣業崇功潤澤天下萬物一体之下瓊人與焉則  
又在公發揚之而已推廣之而已瓊海萬里京師較之

中土地方情態為別尊駕渡海之後吏治民情駭人觀  
聽係由于既去之後又第一義也何以計之乎慶之乎  
區區言別不敢更為寒暄夸毗說也

復徐繼齋尚寶少卿

紀綱法度今彼此老壞盡其說蓋謂織造盤查自改先  
日之詔宦官温旨今日作俑為之不能執禮慶之不能  
執禮慶人也此等慶大是差步人人不滿小人欲行私  
意必即公議為之今日歸曲直責意雖不善其所指則  
正義嚴辭不可破也黨與即此抑揚遂有有用無用之  
說所幸 詔功深寡不敵眾彼為奸橫識者不之與耳

易五六童蒙吉正其時也無故驚疑自稱沮抑然則必俟君為堯舜然後可以行吾志耶竊意投幾之會當即出視事一則身為障蔽得以迴狂勢于方倒之初一則反為擔當得以善補過于方壞之始得君則有時首事則有权人心歸向扶者尚眾功烈一入焉一出焉孟子云不為也非不能也今之謂矣首权在我我乃避人獨非怯畏首畏尾自動中宮之懼獨非惑乎事由中發尊翁動以調停國事自許然調停處得之者少調停處失之者多人情好諛憚不為直况在首相門下耶諛人滿前不分所長別所短伊傅周召動而譽之內自生疑不

能執外不聞過無由改有由然矣今日奸人得以借口吾與之借復何咎哉復何咎哉區區憤懣不平言語竭盡乞一一達之有別說毋吝封示尤幸

啟譚次川侍郎

生得北通政自謂職掌閒寂無多事旦晚得趨門下領教益也如願未幾睽違繼之新命外補華可圖報然失良師友遠誨益未始不悵然恨焉事之不能兩全類如此曾懇祿米諸用不知公信而華之否生今日巡撫江南言涉有為第掀掃爬斗籬節不收板席量減歇家脚子通閱諸費節為裁革乃生管倉日所行非今日也雖

板榜初定熙齋筆峯不見先行然生亦未嘗不委曲區  
處從者減焉江南江長十人而九人破家仁人君子之  
隱也如榜所言置之無用之地及官僭侵用之需何益  
何益尤不可通者舊例小米用細席以其漏也大米用  
方席細席比方席價增五倍祿米亦大米也乃用細席  
漕糧歐家一兩二錢祿米乃一兩五錢祿米加籬與篩  
皆工價高者漕糧半折色半本色殿無磚鋪本色足用  
祿米全用本色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生先日已畧行  
之非今日官于其地而始私之也惟公諒之外余同麓  
封誥文未就統祈苗意

啟密雲凌洋山兵備

灣中承教九邊事如目見之昔之人人以為難者今坦  
然為易事矣然尚恨纖微未盡與聞一時過耳久難記  
憶正候鴻便求之適有新命承乏大方公乃走使直言  
諄誨從前富庶稱第一荒蕪乃至于是駭人聞聽漢以  
力田設科農桑急務也非公詳悉言之生幾乎不免于  
行事失先後次第矣何幸何幸使回特此附謝二事尚  
有進于是者尤惓惓至願也

啟劉帶川兩廣軍門

魯仲連論田單所以破燕曰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

之氣兵法又云人皆欲將勇不知將勇特兵法司千百之一言相反而寔相通皆是也兩廣韓襄毅王陽明外獨推二華二華不能親戎馬冒矢石公騎射絕人直前倡士先浙後閩倭焰熾天身自當之經難多慮患熟是公又高出二華之上十餘年巨寇一掃而平無難事矣地方何幸地方何幸撥亂世而反之正誠非公無能也但君子行事在養其原君子論事在探其本昔人謂元氣一虛百邪中之今日之寇百邪中之一若不調攝元陽壯基固本外邪今日去明日又來今日一邪去明日別有一邪又至去邪用發散劑每發散元氣不免少隨

發散而動發散之功日多真元之氣日薄醫經稱急則治其標然治標之時未嘗不參一二味固本之劑縱陽氣下陷立可死亡烏頭附子全治標矣氣甦後又未嘗不汲汲日用和平丸散解酷毒鎮元陽也今日果可蕩平土著吾兵土著吾民嚴會吏法起倡率風除害安民急事也竊謂疾急治標疾緩疾急皆當固本用兵安民並行不悖如其不然今年曰急以治標明年亦曰急以治標日日發散其于真元之氣何如哉騎射絕人直前倡士撥亂世而反之正瑞不敢為公許之矣范雲忽感寒疾恐不預九錫之慶徐文伯診視不得已如雲言治

之冀日果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政恐後不復起耳越二年果卒區區意願公為地方立千百年業不願公為一時赫赫功聖人復起固本還元不可易也

復朱鎮山尚書

昔宦游南平公百端維護瑞知公出世俗外別為一等人物久矣河役勞瘁言者紛紛今日反歸功焉事久論定振古如茲非今日也仍領部事左右廊廟大行其道有機會矣公私詘之何足為念我祖宗建官工部居四民時地利今日錯認做一箇木匠頭猶之戶部錯認做錢糧收頭是以時論雖有稱說好官自我為之百姓國

家了無補焉君子不取也凡百又有從叔濟道之說究竟道不能濟朝廷紀綱國家命脉始一線終滔天遂為大壞昔人謂事未有不失之于苟且者從叔之謂矣昔者成我之恩與生我等愛公報公不願一等而下人物也使歸敬布私惟台鑑

復沈萬川會昌大尹

虔中交與二年與會道不遠政事如公未聞有疵議也今日之說何自而來哉何自而來哉近與五台朝夕乃知公受讒有自相與歎公之厄于所遇如此如此夫君子盡其在我而已事久論定從古而然縱使不定亦豈



君子之所直預心哉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吾  
儒孝問止責已不責人誠如孟子三反顏子不校即媒  
孽之所自用之檢吾所未周即懸空之所指用之防吾  
所或孽是今歲回寒之裘將之為歲歲禦寒之備也曰  
謗而益其益不既多乎若曰難乎免乎今之世矣而改  
行以求通得之少而喪則多不敢為公願之矣詩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承厚意敬附私念以謝惟諄之

啟殷石汀兩廣軍門

瓊二十年来至今接有海寇之患有姓若之心訟口言  
已謂官司不能庇民一保障矣然害止瀕海地方日甚

一日年甚一年今正月突有船先後分入攻圍臨高定  
安萬州等城破文昌樂會治屯據于中來往往殺掠掠  
村市無人之境任彼所為其慘其苦從前以來無有也  
平時養兵迄與不養之時無異晏游擊來援亦既月餘  
矣如斯而已矣賊夥數雖多各夥人數則寡繼後至者  
將何以禦之耶昔人稱謂匹夫匹婦復讐今日之讐屢  
矣大矣復之不可已矣明公身當復讐之任事本固仍  
兒戲深入安劫風散氣習召之而來也瓊民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惴恐日夕謂府縣城池尚未可保我民當盡  
魚肉于賊似此景像言非過億明公念及前後一加意

焉。才足為才，足濟無所施而不可矣。瓊民延頸需援，不能一日若止。前之為焉，有兵以萬，無益也。縱有小濟兵，退而寇又復來矣。急則治其標，今日所言所望，標中之標事也。標中之標，且不能矣。他尚何望？夫方齋號稱膽不怯，賊事期必行日者，海旁失事咫尺間耳，已受欺誑。法復寬縱，賊知虛寔，官兵效尤。况明公坐鎮蒼梧，遠瓊二千里地，耶縱寇驕兵萬方，一轍一誅，賞之餘而起而人自不行耳。作用不同，取效自異，不可一概誣也。緩則治其本，古法遺意，家自為守，人自為戰，道有在焉。本中之本，休養生息，又在守令。明公控制二者，艰虞殘破，非一地也。時人之論，必曰：難為顧彼顧此，不免急東則緩西矣。宰相益梅舟楫，應四面，初非身歷其地為之。普天之下，有行之者，况廣之東，廣之西，區區耶？詩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惟別而念地方，不勝幸甚。

啟劉石圃誠意伯

承教多矣，以冗事未能奉復，種種事須汎畢，日往巡歷，應天面及之平生，愛公念公，非有所忘也。散兵頗多，寂無轉盜之事，無俟再收。或有浮言置之不聞可也。吳中刁訟畧無分毫事情，而駕為天大之說，誠可駭畏。生亦未嘗不重屢也。除發府縣外，衙門前嘗不絕七八人，枷

號又先痛打夾苦之候月滿發驛充徒曾有解審二三  
起俱原告中逢脫逃解人告稱聞此重慶殺也生心喜  
之謂可消刁訟矣公訪問可知其故楮末所論曾無  
胡孽公苗念及此感感容別日更有相煩也人回謹此  
奉復惟台鑒

復吳候齋擇江都院

承諭誠行之可憐小民數十年不平之憤牌行解散尤  
是良策生已促裝南歸以俟後之君子而生不與矣百  
凡區畫止幸吳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餘垂成中止奈  
之何奈之何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從此入山之深

入林之密又別是一種人物矣有懷如海忙不及述統  
祈休諒

復胡杞泉都掌科

罪罟中屢成垂念鄙人自揣何以克當周急為義卻為  
不恭是以未敢踴躍然闕尊意也拜辱之餘感德何已  
今日之事大抵無至誠惻怛之心不知忠告善道之意  
罪在已不在君若果與法兼濟不敷不疎言當其事而  
不為招訐患指所必至而不為遠言推已及君切中情  
事而又同心同道多其人焉天理人情安知其無濟于  
事耶委之曰吾皇之不我受言之損而無益是亦借口

而已矣此在諸公深思亟圖之也安否閔宇社利害在  
生民與道可始待事在得已者不同若以併死無益之  
一語蓋之進退而無所據瑞不敢以語公之言為然矣  
承受甚致私念附謝高明以為何如

復歐陽相庵掌科

承諭聖人無近功速化今日行之明日見效皆伯者詐  
術之施而已此說似矣寔非孔子言必後世仁至三十  
年遲矣然為魯司寇男女別途豚羔不飾價子貢謂五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期和又未有若此速  
者是則何為聖人即此道法即此至誠惻怛之心為之

可以見效于數十年之後亦可以收效于俄頃之前必  
世後仁之中自有綏來動和之妙不言其速而自無不  
速猶之男耕女織數月而後得衣食遲矣然自此以後  
陳陳相因有餘粟有餘布無遲無遲而不得也以其初  
言法制未備聖人亦必有以處之非坐而待至數月也  
縱商價備功場圃夫脚嗣往與來莫非王土亦莫非孔  
門事業今人每鄙書生迂腐無用勇猛能揮切夾書仕  
宦盛氣于世正以書生知王道之遲不知王道之速也  
假如于今賊臨城臨村破賊呼吸乃曰候我去做務農  
講武之法來其可乎醫家急則治其標治標亦醫家正

道而非旁門邪術也治標與綏來動和作用不同姑就  
速化一端言之富國強兵陋為伯術儒者不屑聖人不  
富國強兵耶什一而徹田獵講武富國強兵天下之于  
聖人莫是過也謂聖人言義不言兵非得已天天下寧  
有這等癡聖人死地聖人耶自謂我為天德為王道一  
謀畫一施行大大小小求之而不可得說為笑而又不  
見其出手為之苟且因循日挨一日止是以一件有待  
不可速做藉口答人此天下所以厭儒人迂腐無用而  
尊孫吳管晏也伯以速道誤天下儒以遲道誤天下其  
害一而已矣詐術猶可支持目前腐儒目前日久俱無

用之世主樂就功利厭仁義之談厭腐儒也無所倚仗  
不得不然也今日有真聖人出焉遠過孫吳千百世主  
無不舉之舉之非真知德義可尊而貴也舉其遠在孫  
吳之上富國強兵在目前也許魯齋謂孝以養生為本  
或者以不知道譏之借口養生為富積計則謬矣朝聞  
道夕死可矣天下之人死矣亡矣而後可以不言道賜  
不受命貨殖顏子庶乎屢空未聞顏子聽其餓死不為  
生道計也儒者迂遠而濶于事情無所用之有賊臨城  
行冠礼者有一籌不展抱守忠義俯首就戮者聖人原  
無此等道理原無此等忠義也呂祖謙謂莫速于聖人

莫遲于申韓莫利于聖人莫鈍于申韓此道此意知道君子自可得之于其速不于其遲伯道也為其遲亦為其速王道也天德也生區區說不免毫厘之差謬以千里敬布所見求正非敢為辯也

啟徐存翁閣老

瑞不幸有荆婦之變哀哭中忽聞尊公致仕有旨不覓駭歎夫遺詔亦有人以為不可者乎小人欲行已私變亂是非無足為怪今天下較前五七年天淵矣然南北未寧水旱日甚以太平視之亦天淵也倚賴元老今日急事何至有事何至有是化隆俗美唐虞三代今不敢

用為公望補其徧救其弊乘便因時一事而為一時之計則可可自為力亦天下人所見為公譽也君子不能一日忘情天下况公通籍三十多年國祿君息天高地厚有不可解于其心者耶萬一論久而定天啟聖衷行止之間似當別為斟酌多後日之功補前日之過亦公原自為計之道也聞舟抵維揚遣官辦候迎致私願惟由意

復工部尚書林退齋

瑞赴任日正值尊師在告十日內竟不得一面而別歉甚歉甚至鎮江遠有此事正欲遣人上達料彼寔為詐

偽且念師在病中不欲以此增煩惱也欲行中止彼寔有勤合寔在官船而來何自而得哉何自而得哉近日諸公動輒以此贈人私意橫行非法非道犯者又有一種私人以私意怨之世道之變不知何底止也犯人口語顛倒說得之南都又說別方人姓氏據姓氏行查全無之料止是南都事彼不欲以此累親故熬刑不供也亦曰瑞先說了送勤合官船的人我就題本論了他不怕是尚書侍郎是科道也以此他苦苦不肯真說今事已矣國家事都被這此歪秀才壞了此其一節部院道諸公今後不可不慎所與也煩尊師便間一諭之為後

車戒瑞當此大任每臨事恍然如失秀才初官如人入暗室今此又似入暗室模樣也漫有條約一本已遣人奉申有不當者萬惟教之承命其人必加重刑無姑息也事完備由轉咨貴部人回謹此奉復惟台鑒

啟閣老徐存翁

瑞自七月末奉京出京九月二十四日至江西會老母乃知自湖導之出疆厚給路費萬里而北賓至如歸莫非老先生之賜也三載別家今獲團聚天地高厚愚子母感激可勝言耶老母憚度梅閔瑞獨至南海而轉舟至南都上河乃新春四日也直至二月五日方接照會

到任往返間道上無不以伊傳周召惟公頌且曰幸有  
是人今日倚賴蓋先時共位同好詡詡叔姪若無可否  
于其間矣終必去之調和手段已著于前即令遺詔培  
國脉回元氣及四十多年之誤而正之伊霍力量旋乾  
轉坤見與于天下非偶然也然公以身任天下重天下  
亦以天下重責之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北隣猖獗為今  
日善後之圖東南日憊為今日拯救之策是又天下之  
所喁喁言者屢中當軸其可使少有不盡之分伊傳周  
召出出入入日月至焉于其間耶茲差吏北上特此申  
謝兼致願私瑞北望惓惓無任

禁婦女買賣行走約

瑞頓首敬與鄉士大夫親友諸先生約賀太府汪瓊禁  
婦女出街市行走買賣初約開列二款男指男之生理女  
指女之生理嚴正愷切俗吏所不肯為者澹庵公毅然  
為之地方何幸地方何幸瓊俗轉陋為雅此亦一机會  
也我輩少加意焉用為鄉人倡率有以濟官法之所不  
及而煥然礼別之俗矣今特與諸親友士夫輩約各有  
婦女無論老幼各要一一遵行本府約束其差使往來  
親友家及資生大小買賣各以男子充之婦女止做門  
內工不外出各有親友轉相勸諭詩人之稱婦德曰幽



閒貞一行走買賣婦女亦各閨中使用人也此等人往來閨中耳聞目見風聲氣習可以言幽閒貞一乎此等事我輩自為嚴肅閨門計也府官愛我我當與共成其愛八月朔三日瑞頓首具

示諭

諭老人

贛州府與國縣為推選老人事欽奉聖制老人里長聽各里之訟于申明亭老人原非輕任近日府縣官奉行不謹不加礼貌遂至身克里老之人亦自輕賤不肯奉做好人不公不法刻剝小民加一老人反生一害本縣

今日著令各里里長排年地方人推選寔是年老有德之人充當斯任照舊同里長聽各里訟本縣隆禮相待不敢如前輕視尔等尔等身為老人須慎自愛惜不可妄取小民一分一厘一升一合公直存心均平慶事捧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六事朝夕為尔里內之人劝諭必使遵行凡一里之人誰善誰惡誰貧誰富誰困若誰強良誰戶是虛糧虛丁誰戶是漏丁飛詭縣官遠而不能察尔等近而知之真者以公心直言為縣官告使縣官刑賞不差政事恰當是尔等能称斯任也如或不然加一

老人生一大害也律有明條本縣必不尔貸

諭道府州縣聽囑記

撫院海 示照得各府縣百姓往往告稱官府不知執持囑託公行百姓受屈江南民風刁詐言未可信然致小民時有此言不無其故賢者為不賢者所累小民借口衣冠玷辱本縣與焉為此仰各府州縣官各立門簿一扇凡鄉官奉監生員等入門并差人投遞書柬者把門人即行登記執簿隨行逐一填注對官言語書柬中言事其管海防管糧巡捕等官如別出公館理事掌印官亦執印簿付之著令本官役人登記所言者不許容

隱言所未及不許妄增從公從寔必使諸士夫心事得以自明刁頑小民不得借為口寔其有不令把門人登記并登記不寔先登記後改更者記簿人同官吏一併治罪其府縣官自至賢士夫家求教咨訪民間利弊是謙已虛心切于求治者也本院與嘉之不禁

示府縣嚴治刁訟

撫院海 示照得江南刁訟太甚本院已約府縣官無憚煩瑣不為姑息正欲變刁訟之風為淳睦之俗也近見各府縣申到招詞徃徃兩可調停含糊姑息本院不能備言大抵狀詞徃行則便得利俗有種肥田不如告

瘦狀之說誠哉言也乃如刁訟盛行皆府縣官號而召之至論民情土俗則又以健訟為說何故為此仰各府縣官曉諭各百姓今後告狀須從寔致詞不得一語架空自取重罪其各官今後斷訟除非自己訟事迫不得已陷不知者與之量情議罪并吏書作害告及官府乃官府不能鈐束之過鄉官安靜族人家人作害其事皆是倚靠鄉官名色不可執以誣告論之外此絕無相干生端波及一一執律擬罪如仍前兩可姑息如狀求追銀則曰念彼翁難姑量追人命不曾下手亦招量給埋葬之類者定以故出入人參論不恕

示府縣狀不受理

撫院海 示照得刁訟惟江南為甚畧無上事百端架誣蓋不啻十狀而九也本院已諭令各府縣官始無忌煩終無姑息痛之使畏庶乎事可哀止迄今反坐招詳尚有姑念貧民愚民之說各官徒知一念之差情可矜恤不知矜此一人壞千萬人不能治一人之誣必召千萬之訟其間身有穢迹畏彼刁訐飾之曰姑念貧民愚民亦有之刁訟日盛非府縣官召之而使之來也耶又告狀人往往稱府縣官告不受理軍民赤子府州縣官父母也凡爭鬪戶婚雖是小節當為剖分衣食等項

當為慶理若先億其誣捏十狀九誣棄九人之誣而一人之寔亦與其中矣况十人中或不止一人之寔十人中一人為寃千萬人積之寃以百以十計矣不能執我嚴法使誣者懼之不來乃併寔者棄之使含寃之人不得伸雪可以為民父母哉情者不肯受理懦者不能執法其事均不可通為此再行曉諭今後凡民間小訟州縣官俱要一一與之問理若果無情盡辭雖小必治甚則監之枷之百端若之如有仍前寃縱復為姑念之說與不受理者一併治罪若曰多之不可勝理也夫人有痛之而不知畏者乎始不免于多終當享其逸若置之

不理年年月月止是如此多而已矣民怨且詈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府縣能一日逸于民上耶始無憚煩終無姑息本院的見得民情官法恰是如此各官信之行之毋自貽悔

摺 禁印書籍

撫院海 示訪得各撫院按院臨將復命往往牌行府縣印刷書籍為入京封帕用費以數十兩計今撫按間亦有之合各府縣算不啻數百兩矣有假稱動支本院贓罰有不動贓罰借稱無碍官銀者此等皆是府縣剝民充之縱是贓罰原無可作此用之理朝廷原無許作

此用之法憲司官犯法當叅究念是俗套相沿辦送  
在外使之辦而送之者致之在內私人私事其來已久  
為此票仰某府官吏即行各州縣官但有各院道刷印  
書籍并取送鄉官長夫禮物等項即抄本院前後禁約  
將原取牌面申繳其有一意阿奉不恤民艱不顧國法  
者定行究治此等事在內謂之禮在外執律論之便是  
賊府州縣官識之

祭文

祭黃墩江文

隆慶六年某月日春生海瑞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湖

廣按察司副使墩江黃公之靈曰惟公空洞坦達簡朴  
塞淵內無藏蓄心若如言如垂谷如集于木飭已蠲  
矣而笑語燕譽回視天壤之內身心內外孫子福祿人  
無我先屏不廢是行固拘拘惟公初載穎囊于玄脫穎  
而出恢恢乎提刀滿志解牛數千甲科部秩外守貶矣  
公慷慨自與標表後賢親民事業至今撫川之蹟池陽  
之濱藉有嘉焉烏臺進秩十畝言還閒閒桑者容與蹕  
躋撫臣交荐羽用為儀公矢勿諼于舒于卷質任自然  
嗟我人兮靡哲不愚嗟我人兮蠅寵戟隅公戲不至譴  
縱不涉狂彼交匪初解龜脫組棄我逆遺芝蘭滿庭奉

酒賦詩公志畢矣公無外願公心則夷子孫川至勿替引之令德壽豈生踰古稀福祉如公幾見也耶而復何咨逝不古慶方胡為期緬想儀度含情慘悲蓋以一人之云亾為慟一以慟吾今日之無依尚饗

祭吳南瀛先生文

萬曆二年某月日門生海瑞謹以牲幣之儀致奠于尊師南瀛吳公之靈曰惟公恬淡龐朴質美自天復庵父作流長光茂遠有根源平生不能少賤一二時沈時浮為詭隨態度亦無能矯激昭著述世稱賢匡君治國幹濟為肩嗟嗟土木為之兆也曰以用吾之叔帝心簡在

嚴氏為愆一斥不復平生蘊蓄未效涓埃念彼共人亦貞亦媚羣飛刺天公心如結言老而幼金石為堅事業無聞于後獨行願也公道則然養恬樂善熙熙田里志無外援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心曠神怡瑞公門弟子也瞻仰在念靈與周旋春風絳帳恍惚前後返魂無緣太山梁木有涕如連鳴呼哀哉尚饗

四書義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聖王之治利天下國之利裕如矣夫利天下言民也利

國之道于利民得之言利者可以外求為哉傳大孝者  
之意蓋謂君子以一人治平天下有天下必有為天下  
用用之不可以已也有天下而諱言利不可能也必先  
有以生其財于先然後得其財而用之于後力財在民  
酌量在君生之有大道焉聖王之治遍天下而井里之  
美于以爵祿夫天下也于井里之中為養焉官不必備  
其為養則寡井里之政又嘗遍天下而程督之美于以  
應天下之務也于疾作之豐取給焉量入為出其取給  
則緩損益盈縮叔誠懸焉凡以為天下之人利之而已  
然天下無不耕之人則天下皆十一之稅寡食舒用行

乎其間以十一入者况又未嘗以十一出者乎以此利  
民道盡天下亦以此利君道盡國家歲入用三通三十  
年存十極之雖意外之災類仍之患百千萬年我取其  
陳濟于是矣天下無疆惟休國家因民之休也無疆惟  
用此之謂天地自然之利有道之長無越于此舍此言  
利天下有利而能無出于民者乎竭其源而欲其流之  
長焉拙于謀利者也足民之外更無理財之方國治而  
天下平不易之道也收有土有財之功免亡身殖貨之  
禍聖賢不計利害義理之周自得于利害之盡後世由  
不井授事有借口民自為生為疾君相一無與矣乃縱

欲不恤其民錙銖繭絲則出于上明于大孝之道誠意  
正心所自來也曾有之乎國之不亡幸也日甚一日日  
見天下奉一人不一日見一人養天下吁天下何取于  
矇于大學之道曰君曰相也哉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物交不失其定君子之得養于素為之也夫仁人心而  
萬應之所自也君子素養為定抑何物之有累哉夫子

揭之蓋謂天下物有在物之道人有在人之仁吾嘗即  
是觀之知應物之能無隨于物者不偶然矣夫人有不  
欲富貴者乎無惡于貧且賤者乎乃君子特與人異欲  
不必于富貴有不處之者惡不必于貧賤有不去之者  
信于義命之真不信于人心之妄君子抑何以得此哉  
得之此心之仁苟使君子自失其仁寔喪而名浮矣何  
以永君子之譽哉然仁養之為盛全于養然後能全于  
仁是養也功在未事之先功不分于有事之際仁不息  
心亦不可息夫豈一朝一夕曰作曰輟襲為之也哉觀  
之君子之素危微省克事心之始事也君子不一息廢



于其始尊奉優遜事心之終事也君子不一息急于其終以此而終食時之近而有忽心無有也以此而造次而顛沛時之危而有震心無有也况其近不至于終食况其变不至于造次顛沛境有变遷仁無出入我素為定又何富貴貧賤一時事能引之而去也哉夫人無會于本原徒其身為外應是無惑乎理欲交戰之為心而卒趨富貴矣然則君子反于動中求其仁與心性在人無內外之判君子于仁亦無為動靜之分靜無下手功力于動有存而夜氣平旦自惺惺法矣去有妄復無妄功始于動驗成于靜夫子以終食造次顛沛言仁非貴

靜也靜存動察外與物應之謂動即此動無失吾退藏于密之真即此謂養之靜夫亦豈曰空虛寂滅之中而又自為一存存之法耶動而養靜之先事也寂而存靜之後事也一靜也天地間動靜無始君子之養如環無端橫渠欲去外誘以為定明道謂索照而反其鑑學者不能體驗于物我應感之時徒探討于息緣斷念之際吁惑矣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聖人述時人之論謂已不同于所趨焉夫禮樂有初也

時論失之遠矣夫子肯苟焉與之趨耶其言曰厥初聖  
王治天下則有礼樂矣礼樂何始于人心之自然為之  
天下周旋于和敬之中得以復反于性情之正周監二  
代不能無戾于右然文勝之中固有存焉流至今日人  
心礼樂離而去之道無是也方且自以為得曰君子則  
然武成初曰曰是則郊野之人而已無聞知不見文物  
之美守區區不能今日之為盛習染之深倡和之妄吾  
苟有感于今日之世矣如為用我我弃礼樂為天下用  
人心世道吾將借周初推古始于庶幾礼樂之中求礼  
緣情立樂由心生情文之會優為之圖漸之使化後進

之于礼樂併與其本亡之吾無與也記曰虞夏之道寡  
怨于民殷周之道不勝其弊夫子豈不欲大道之行中  
和成化身朝夕見之哉化行以漸之心為下不倍之義  
時也而亦莫非道也轉移消息之机綏來動和之妙夫  
子有成算矣後世不知郁郁之文意有所指儀文制度  
一取武成之故為之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乃傳  
代三百十四王遂有先野人後君子反其祖始之說正  
以其惟文之重天下見文不見質胎之為不善尔魯論  
之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茅茨土階先虞而君者堯也  
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特非煥郁之文則問本之無有

有出于二言之表而言之者乎知煥郁之文不可同知  
夫子從先進之說矣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聖人盡賢者為政之問躬行之外無他說也夫教養惟  
政以身率之而政無遺用矣外此寧復有他說哉子路  
行行剛強視天下無不可為者為政之問將盡政事而  
日見之政有本原在身不在政未之知也子告之曰曰  
君子之政于天下也以與行望天下然與行在民感發  
其性真模範于德義机在君子望天下而求之身無有  
焉不可為也一人為天下教當以一身為天下先君子

之政于天下也以力穡責天下然力穡在民率作其初  
心鼓舞于不倦机在君子責天下而聽其所自為焉不  
可為也一身為天下養當以一身為天下劝夫曰先之  
六行之時書六刑之不率奔之矣夫曰勞之九職之轉  
移夫里之布粟卒之矣于此非尚有遺說也道本諸身  
而子路喜于有為求之政謂政正天下取之身不足也  
有求益之請焉轉移化導之机身心感通之妙勇者莫  
為悟也夫子抑將何以加之答之曰先勞盡天下之道  
矣子尚有疑于先之勞之之說乎夫人有先勞之功不  
見先勞之效是則吾有倦心而已先之而倦非先也勞

之而倦非勞也子誠于是亦惟始于是終于是所以先之也所以勞之也此心也無一日不在于民于此而先于此而勞斯年也無一為不出于心有至誠惻怛之真不見隱顯久暫之為間則先之勞之分充足無餘餘天下之道蔽于是矣我無不盡之心民無感心之應政無作輟之累治無化成之功無乏也先之勞之之外尚復有可以益子者哉夫先勞言身也無倦言心也說者謂勇者喜于有為不能持久夫子以是言之以救其失誠是也然聖人之言上下兼盡根極要領政事之大端節目牽不外焉伊川謂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

與已不相干與此正相發呀一体萬物而尚有至于倦乎今之仕也為已不知少有此意否蘇子謂季醫者人費未試之學而驟出之于政不可也為已而至于費人有意于費人也視醫之限于不明有間也吁子路之喜于有為為人也不為夫子所喜後之費人利已喜于有為夫子視之如之何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聖人之政彜其周不能周則彜其大也夫足兵食以成其信政無不周矣至去食惟存其大聖之道可以常可以變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夫子意也子貢問政有感答之曰惟天降衷人得之以成生生曰信彛倫日用之常信行焉國家理亂所由係也子知為政之道乎正此而已外此井里足其食井里之政寓軍令足其兵無非為信道計也上有保愛之勤下有固結之應君子為政兵食信缺其一不可矣夫子言政不言時道與世移子貢疑焉曰去于斯三何先夫子答之曰時則有難矣道在君子曰吾食信之民退守其可別為之計一道也

食與信則不可去過此以往未之言也子貢又曰天下之至不可盡者時也萬一兵食之存于先者今又不可得也如之何通之夫子曰去食去食必入于死非計非從出而死之也人有生之氣有生之理氣無不死信不待生得已兵食生存其氣不得已去兵食死存其理外此而棄國負君生不如死君子愛民之政無取于是也慶常以兵食存信慶變去兵食不失信于民無往不為信道計道之變而未嘗不常蓋如此孟子謂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正此有生之信直養無害合而助之也無食存信死一時之身而不能死其千萬年之氣死一

國生天下死一人生千萬人後世不知此義愛一身一人一國之死亂臣賊子接踵于世亂亡相尋無惑也張巡許遠至今聞者莫不與起得全江淮以濟中興可以死視之乎朝聞道夕死可矣聖賢原論道理不論死生卒之得道而死死之未始不為生也後世謂死義可以責君子不可以望民庶暗于夫子信民之義害道而禍人國矣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人臣品類賢者大概有三焉夫輔君治而達之天下則臣而已三人賢矣各一道也大人斯其準乎孟子之意蓋謂君子之仕于天下也必有用之天下然人品不同事功由異不可強也予嘗以是覽今古觀天下事君人不足言矣有安社稷臣者仕不為身家謀心存王室出不為利祿計志在五功業自先君迄今日天地與立焉而其心快于是矣事事報主動在一人所及有限也等而上之有天民焉均是人也以天民稱天以萬物一體之理付之我以萬物一體之理自負君奔天下惟吾所欲為我奔天下答滿吾所賦予氣志既克覆天下矣一

官一秩于人必有所濟所濟幾何耶彼無顧于是也取  
必欲人焉得人人濟之大人有大人焉以大名天下一  
人而已渾融天理無私不足言也盡道其間聖人立人  
極矣英華神采動之乎氣机功化威靈自修于廊廟君  
無非心民有恥格餘事也已為天下用不以天下為天  
下期有臣如是極于是矣悅在社稷知有人君遠行天  
下知有天下大人無是也至誠之德洽人心文明之化  
光天下回視二人可得而同之也哉有仕于此取法于  
此舍天下無可為矣孟子抗礼王侯平治自任天民其  
人也物正之說無乃學聖未至無寧一節自居耶乃所  
願則學孔子也孟子意也雖然身家在念名利薰心即  
世俗論富貴利達窠穴焉而人域于其中矣身在窠穴  
則心不在國家頭出頭沒存焉者寡矣明主于三代堯  
舜君堯舜民尚可言哉初之不審無一而可安社稷且  
無望焉愚于是有感

樂天者保天下

無所為而為其容德乃大矣夫仁之為大何為而為之  
也哉謂天下有遺于其心之外吾無信也孟子言之蓋  
謂天下有純乎無以議為未可曰盡道其間者以小事  
大有之矣曾何礼法之可守仁者為之道不安于尊卑

大小之常机自融于至誠惻怛之際吾固曰樂天之心也然是樂天也滿腔子惻隱矣恢恢乎天地之為大也太和元氣流于四時物何所不色人何所不化雖中天下定四海未身親之天下之人精神心術會于是矣今日存神之功他日遇化之蹟曰小補之也哉樂天言仁者之心也保天下言仁者心之量也然湯卒有葛伯之師文王卒有昆夷之役疇昔之掣何在交隣有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轉之于此矣天者理而已矣其大無外春生秋肅無非教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不可以執于一論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衰世昧心之事聖人之所深惡也夫出門而交是雖言色之小心為之也昧其心而為之寧不為君子之所惡也哉夫子之意蓋謂三代直道而行有其事事如其心吾嘗以是望天下而今不能無慨于此矣以其一二言之人不能不與世為酬酢言色恭行焉情之不可以本自有當然之則也乃巧好為言容悅為色周旋卒止悉邪為之夫豈獨無人心者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取容于人為有迎合之私忍自壞其心情之正羞惡之良喪



于是矣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有靦面目天下有公好惡焉世道之衰此其一也夫人不能離人于獨朋友之倫行焉道之不可已非可教音笑貌為之也乃背有憎惡而為交好若初未嘗有怨者夫豈獨夫人心者哉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納交于人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自謂得計羞惡之良喪于是矣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情疏貌親天下有公好惡焉世道之衰此又其一也天下臣負其君子悖其父其所由來者漸也是皆起于一念不直之微迄至亂亡相尋之地人心世道交際之小而國之理亂係之春秋好諛悅色非此難免夫子不得已

以巧令之可恥作之正以生理本直之真借之為淪肌決髓轉移之自也昔人謂今講來講去又只講得一伯術特非上之為教人情世態有相激焉言教之直而又不免使之日入于罔是以下有甚焉者乎直想在襟塵念自息今雖不必如漢陰人羞子貢而不為夫拮擗不為之矣尚有巧令足匿之為駸也乎純白備而道載之不可不講也夫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直道行于下矣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請以是足夫子作人之意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免從事于外凡以致養乎吾內也夫心之為大也已

則失之矣能無求之于外乎孝問人心合一之道孟子  
揭以告人蓋謂諷詠于詩書典故事事物物惟其所在  
而考求之謂之孝儀式型今之君子日與周旋不知則  
質之疑則辨之謂之問古先聖人以二端教天下天下  
後世聰之人間世一孝問也孝問言外也夫日求之于  
外而已乎蓋天之生此人也賦之仁德具于心既生之  
後蔽于物欲形而後有亦或拘于氣稟心放而仁非已  
有已古之經典先王精神心術在焉事事物物天地間  
又莫非呈之呈露也既放之心危微精一考之于此而  
可見今之君子精神心術比方古人天地間事事物物

我先覓也既放之心操存舍亡求之于此而可明講習  
討論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君子盡其在我而已夫豈有  
他哉孝也者孝吾之心也先聖人得心所同然于右是  
以有古之孝孝非外也問也者問吾之心也賢人君子  
得心所同然于今是以有今之問問非外也孝問之功  
為求放心而設然則厥初天與靡不有終生而知之安  
而行之曰聖人也無事于孝乎曰下焉者就孝復其初  
上焉者涵泳從容得養于正聖人之孝與人不同聖人  
不廢孝也放其心而不之求急于仁者也維彼視孝問  
為辟章視為爵祿階級甚至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

心扇之以熾其昌善敗類之缺失聖人問孝之意笑道  
問孝之功為尊德性而設與此同義朱子乃謂能如是  
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自能尋上向去此以之解他書  
一道也以之釋此是即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  
不可以不致知之誤林次崖謂朱子平生所得在是所  
失在是見非于陸子靜亦在是吁孝者有會于是陸子  
謂亂道之書滿屋吾無與也任自讀書無差步矣朱陸  
之辨煥如矣

備忘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備忘集卷六

明海瑞撰

附錄

督撫條約

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海 為巡撫地方事照得本院謬膺簡  
命督撫南畿莅任之始所有一二條約除積弊於相安  
復祖宗之成法不循常不變舊惟此民困可蘇舍此不  
可言治為此劄仰本府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轉行所

屬州縣各一體遵奉施行俱毋違錯條約開後

一官吏不許出郭迎送如城郭大濶及本院驟至一  
不及知者隨城內近便街道迎送俱是不出郭  
本院經過府縣城郭雖去途次咫尺亦止於城郭  
內近便伺本院入如不入城府縣不許出見撫按  
不見過客可知驛遞官止於驛遞衙門前伺接不  
許遠出接過客亦然

一本院按臨各縣如該縣原不曾經有撫按接臨止  
隨原有公所就中擇其可者奉本院暫居不許改  
修其擺設硯池卓幃等件亦止隨便不新製本院

到府外州縣官不許來府見

一本院所至各屬官俱用本等服色見不許如前素  
服

一各官參見手本用價廉草紙前後不著款後不留  
餘紙別事具手本亦然凡冊用稍堅可耐久而價  
廉紙不許如前用高價原紙申文紙亦然冊用白  
紙表藉為款封筒用單紙內先用一草紙護封防  
弊不用表藉紙凡文冊俱指頂大字便覽防洗補  
申文供招等項不許重具書冊

一本院到處不用鼓樂止壹傘不用看傘看馬各縣

驛暫備堪征戰健行馬一匹俟本院住劄日別處  
一本院經過并住劄俱不用鋪陳如吏書原無鋪陳  
本院到日別處

一本院到處下程止鷄肉魚小瓶酒等件不用醵及  
金酒物價貴地方費銀不過三錢物價賤地方費  
銀二錢燭柴俱在內驛送縣不許送不攜家行別  
有牌減數

一本院凡巡歷所在縣驛俱不許鋪氈結綵拜席等  
用止用本地方所出稍軟厚草蓆百九家火一從  
朴素有用銀鑲鍾筋并華美物件言之不從是阿  
諛小人也剝民媚己不獨表已

一府縣每有新任離任上司必遣人前途迎接新任  
參去任辭廢事勞人殊非禮法似此之類其目尚  
多錄之於府尤甚合行禁革若妄億人情喜諛不  
可執一虞人守皮冠堂堂衣冠民表率也乃不能  
守此一步耶此不能守他尚何望今後凡正佐首  
領官某月日或離任或出城或出村落勘事便見  
某上司某過客從實登記同差皂隸民莊為一簿  
聽本院吊查

一本院到處即放告江南刁風盛行非係民間疾苦

官吏貪毒寔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當者不准  
一本院到處雖村落非荒野可虞地方許里老見指  
畫本理利病及府縣民事至縣府衙門耳屬于垣  
彼有不可言不敢言者以此通之

一州縣理民事驛遞管過客祖宗制也阿諛作俑流  
弊至今縣官真做了一箇驛丞知府之身亦當驛  
丞之半殊失初制會同館出馬遞運所出夫宛大  
縣無預馬咫尺天威法度尚在應天府官小夫銀  
兩已行查革止以前日驛遞浪費之銀補原日州  
縣今付驛遞之用斟酌損益立有長單自前文到

之日各州縣原派答應過客銀兩已徵者貯庫未  
徵者停徵起止府分以本院發去長單付過客取  
應付無驛遞州縣原應付銀革去一半量存一半  
應付驛遞炎涼之弊本院深知之有不如單應付  
酸酒腐肉疲馬小夫及中途而逃本院決不輕貸  
若過客敢有凌虐生端索取先拿家人送府縣監  
治停應付走申本院按臨有此驛遞擊鼓稟本院  
知惜民財知有國法不知其為京堂為科道為部  
屬也驛遞官行之我輩讀書知禮義人且長單所  
定食可悅口夫足挽舟夾杖可行何事凌雪右左

前後皆驛遞人勢亦不能凌虐也驛遞田生生事  
一府縣驛遞凡奉有勘合牌票嚴加查勘陽者雖撫  
按牌票不准付付借勘合者外官自六品而下不  
應付京官自七八品而下雜流出身雖長單列肆  
號不應付長單亦載之者謂實有公差事非借關  
也實有公差雖有勘合無前路印關恐有突起詐  
冒不應付係虛差陳差不應付陳差謂違限久者  
虛差謂無差而虛填亦是借關則例備在長單本  
院每月每季委官磨勘一次不當者罪坐掛號之  
官甚者罪及驛遞蓋驛遞官原以應付為事亦有

裁革之權本院誓不妄與一勘合妄發一牌一票  
萬一有誤驛遞官經行裁革具由請本院當以禮  
謝

一訪得驛遞每每過期領銀借貸應付不特增利苦  
害且使出由吏書借口需索今後附府者於府領  
附縣者縣領俱按月初一日巳時先領銀後支應  
過一日一時鎖吏比較官坐不職吏書索常例并  
驛遞官聽而與之一併論罪具有津貼銀兩各縣  
不依期前解者鎖吏監追官以罷軟論  
一過客至驛雖去城去關咫尺道府州縣官亦不得

出見各驛遞不許遣人傳報送下程送禮非止曰  
取諸民以奉一人取民以奉己其罪無異也開賄賂  
之端長阿媚之念各官目覩民艱未見捐已賑之  
乃加意過客亦非周急不繼富義也縱出俸金事  
當嚴禁若過客係親係故情不可已自拜各官各  
官即此拜謝不得出城還拜若過客穿城行自京  
堂三品而上官驛官差人報知各掌印官出見自  
因品而下并外官係親舊情不可已者先造拜至  
公館酬之驛遞原不傳報不許遣人探聽先迎拜  
本院過往不在出見之數非不推已也

一過客至夜泊舟歇宿去處本院法之所行能保無  
虞不許喚取更夫騷擾萬一有事其地方人本院  
決不輕貸

一訪得拖欠錢糧其在小民無幾大抵色攬侵欺勢  
豪抗拒色攬之人府縣得而治之若勢豪則袖手  
聽之矣本院法之所行不知其為閭老尚書家也  
府縣原有此權甘自卑瑣自今以後宜痛自奮發一  
凡有拖欠府縣徑拿親人追治果為抗拒者走申  
本院職在糧儲必為府縣張主府縣毋以不才心  
度本院隱忍不申甘為賤辱拖欠如此諸凡受寄



花分凌害小民有犯毋貸不言可知

一侵欺倉庫律有明條舉凡紙價項無分上下皆在庫錢糧也本院非謂公為民決不支用其送過客送鄉宦為人做坊牌具贖舉買一切不舉若道府州縣敢有紙贖等項用充人情不行申報本院知有律法決曰不此俗弊也情可原恕其隱充囊橐者又不必言矣各道府州縣毋貽後悔若本院妄用取行是法司官自犯法也州縣鳴鼓攻之律有明條本院不能自赦

一里甲止是催征錢糧勾攝人犯外此非分宜然也自官民之外不講義利界限不明里受害種種勞費本院不能備言俸米柴馬各官百用出焉乃復取之百姓之身有此法耶有此義耶原有官船府縣得而乘之門子皂吏府縣得而役之外此一分一人盡是贓犯會典載御史出巡心紅紙劄油燭柴炭府縣將官鈔買辦今後凡上司出巡諸用取諸本縣紙價如無用及各道院具數報人役亦止於空閑徭役人借用如本院經年不至南都編八名人役可借用之類不得藉口上司科派里甲若府縣不得已之用查倉庫錢糧具數申本院無

不批給如司驟至一面支用一面申請

一府縣官侵用里甲及紙贖一分一文皆是賊犯儒學拜見節禮獨非賊耶志士不忘在溝壑為非義也教官俸祿誡簿用度樽節尚足養廉未至於忘士所自立也學校禮義相先反惟利是計以此倡士何能正士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即此一端關係不小合行禁革府縣季考學月考及三等簿本院巡歷嚴加查考缺一於此坐以不職

一古者巡狩以土地田野行慶萬古不易之道也守

令六事軒巡今狩行之即古之意今人往往謂詐高者

位亦高世情不宜於真宜於假不知假終不能假

真終歸于真今後各官請以十分認真辦事九分之真一分之假不謂之真凡各官職分內事朝而

行夕自磨省少有一事未舉期明日舉之今本院立為考語則例考語則例即各官認真次第也以獄送吏移催徵為末以教民耕桑轉移風俗為首謂之為末非棄之也均之職分事理而非所急操守乃俸米柴馬之外不妄取一分一文不妄用一分一文之謂才職乃養教聽斷已廢之事而我舉

之如水利如均田謂之典利吏肯作弊取錢民俗奢靡淫蕩溺女火化無妻遊食健訟喜鬪能禁止謂之革弊別有則式頒行今復言之謂即認真次第也鄉愿非德言貌非才題目張大不能實落下手不謂興革各官思之體之本院區區然參見迎送并禮貌過客一切禁革雖是正法亦使各官得以一心民務除却所假之門成彼認真之事昔人謂業擅專門今專門矣各官慎毋上負下子下自枉

一生

一訪得江南兵備廢弛為甚近日巡江察院亦有此奏自倭寇寧息而來召募之兵及養兵之費未嘗止也兼以軍士民兵法度如舊廢弛若此何故何故古人安不忘危況震於其隣事同一海未可言安耶寇至練兵事無及矣今後各統兵官宜日加訓練甲必堅兵必利士卒期必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本院一聞廢弛之言輒以李弼調調發間精采軍法而已各兵將念之毋自貽悔變故不測生死存亡本院同之本院身先士卒非從責人不能責已

一弘治六年令官私司役民壯者照依私役軍餘例  
問罪乃今府縣百般役使謂舍此更無可用不知  
天順初設民壯弘治二年其制如備弘治二年以  
前府縣用何人氏自今以後一歸兵營時加訓練  
與軍士募兵一體操演在州縣官照依冬操三歇  
三餘月操二次私役一人本院決不輕貸本院操  
督軍務亦惟行軍事時然後用之餘又不必言矣  
一今日諸弊不能盡革大概在文移過繁本院一時  
不能盡言各官自行酌量一以簡省為主凡事不  
必抄寫前案許多繁急者畧節用之府縣所自議

說話一句而盡者止用一句二三句而盡者用二  
三句當用片紙者用片紙當用長紙者用長紙止  
使事情不遺便是本官自做稿付吏騰不可盡付  
吏書以致繁瑣其有秩招一如刑部例簡切數語  
起草付吏騰案若識機括事本不勞不必用吏書  
行移用許多說話也省之省之事由於官不由吏  
書風清弊絕有日矣本院喜之不勝敬之賢人君  
子也以俗套責人非本院本來面目各官體之  
一均徭銀力二差近日題准總一條鞭聚編銀不得  
已而為補偏救弊之法一時良法也府縣官不能

為百姓作主各州縣尚有力差名目可恨可嘆今  
州縣遇當編審均徭月日即照題請事例有三五  
年未編者即三五年總編其有數外編餘銀及優  
免不照則例妄將人半丁糧一升作鄉官生員人  
情及先年優免今再免者官吏坐贓問罪

一查得本院座船每府皆有一二隻各院亦然本院  
一人之身焉能坐得許多船隻且水手工食吾民  
脂膏各州縣有均徭期迫不能俟本院議減者即  
將本院及各院船水手銀革一半不編止存一半  
船上如有別用銀亦革一半存一半已編者文到

日追銀貯庫其本院門皂轎夫除上元縣外各府  
州縣派編工食銀兩盡革不編凡不編役銀逐一

開報

一本院到任上元縣於正櫃銀數內開買辦家火用  
銀三兩五錢借辦過家火用租銀一兩五錢江寧  
縣亦然二縣買辦人役二名借辦人役二名每大  
月領工食銀一月二錢八分每年共領銀一百十  
二兩買辦物件用過尚在物銀役銀猶有下落若  
借辦則純然虛費矣又查得本院刷卷二三年一至  
至提學邨馬年僅二三月住劄各院徭役共計三

十餘人工食銀七升二錢各員至日又官銀募人  
兼用諸如此類其目尚多本院作縣二次上司到  
皆彼此衙門中那借人役若家火先計二三次租  
銀預造一次之用綽綽餘裕矣俗謂籌計不到一  
世窮本院非能算計人也事理顯然人人可見二  
縣官雖至愚寧不籌及此也財不巳出痛不切身  
此民之所以一世窮也除二縣已行議革外各州  
縣事有類此速議申革請以古之仕為人自處勿  
以今之仕為己自安

一禁府不許差人州縣催未完縣不許差人下鄉

州縣未完止移文催甚提吏重治罪縣官法度嚴  
明事無不濟府縣詞狀止用里長拘里長不在縣  
原告執狀付之萬不得已如真正大夥強盜等事  
方用皂隸用民壯用皂隸民壯登記與離城參見  
同一印簿聽本院弟查若縣城中喚買辦人等諸  
小事勢不能需索者一時里長不在許用皂隸  
一各州縣有每區普編正副糧長共三人又或二甲  
或三甲朋僉二人人催糧號小糧長夫錢糧完欠  
其機全在縣官縣官果賢則法之所行勢豪不抗  
拒矣小民虛糧大抵豪家虛田使然或即此補彼

或通縣丈量皆守令之權得自專也不然十百其人徒為賠糧計耳所濟何事陽城催科政拙為撫字也今人政拙乃頽情不行幹理鬪茸而聽於奸豪有田有租天下寧容有此等糊塗事耶究竟遺累小民衙門中日見多事謂撫字何如借口昔賢事殊不類本院總理糧儲決不致糧長賠貼一合一升決不容糧長費一文一分人言僉小糧以寬正副兼為費用計此又縣官之貪也併及之除蕪松常三府姑准照常再議外其餘七府通行禁革其就一甲中僉糧長即行徵收又或以一甲里

長徵收就中僉糧長數人者俱不禁

一江南乃風甚行事誠可惡第究所以皆因上失其道使之哀矜勿喜之言官守者當日誦也近有等不才官司雖係無礙牽連輒擬以不應得為而為之律況在有犯肯哀矜耶多紙贖以掩已貪奪民財以為已績視百姓越人之於秦矣今後凡詞訟口告者登口告印簿狀告者登狀告印簿事當量情者不供止於狀<sup>後</sup>批其情節存案簿前件下親注量情發落字事當招罪者於狀後備細書情節罪名付吏謄簿前件下注招罪字不為苛刻不行

姑息但柔養不遺心跡明白即賢有司也果有化  
民成俗之方本院決不責其紙贖多寡之數其有  
登簿不盡一狀不存一案毀滅紙贖雖多刻而且  
貪人也雖已離任必行追究

一江南刁訟日盛治之誠有本焉然江南刁訟入人  
極深非借法度輔德禮則又不可以噬嗑亨健訟  
之人正願中梗也欲去願中之梗可無法歟法加  
於所當加無不可者而府縣官經簿書急禮節往  
往鞠之不及致祥誠有如昔人夢分人鹿之云者  
夢分人鹿尚在睡卧中未覓也欲以覺人其可得

乎訟風日盛一日有由然也今後各官凡聽訟必  
須直窮到底審之審之始不憚煩慎之慎之終無  
姑息柳子云夫人必痛之而後畏然後君長刑政  
生焉誣矣而不為痛痛而不能使之畏是則有司  
之過而已健訟之盛其根在唆訟之人然亦起于  
口告不行是以唆訟得利今後須設口告簿凡不  
能文者准口陳不准具狀訴乃唆人則或已密訪  
或令里老公報執律加刑勿少假借夫有口告之  
易何是為唆訟之求而又直窮到底是是非非不  
能隱遁清水明鏡刑無所逃也秋霜夏日氣不可



狎也如此而猶有犯焉有之乎斯意也嚴行峻法  
用之恰當為愛中之勞差之毫釐為勞而無愛之  
毒各官念之各官慎之

一治本躬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不可易也然躬行矣而法度不繼即躬行無濟也  
姑以手本言本院革去有殼厚白紙餘紙矣禁之  
禁之病根尚在本院之外能保其無用之者乎即  
其用之徃往來、而民心不一矣古人謂一道德  
以同風俗府縣官即當責令製賣之家不複製  
賣印簿書名時加覺察躬行所在而法度隨之他如

忠靖凌雲中宛紅撒金紙斗糖斗纏大定勝餅草  
席物金銀紙馬符籙等紙先經科道題革若刻絲  
補采錦等絹凡屬侈靡法當嚴禁火化溺女父子  
之恩喪矣可無禁歟則責之家長里老長而無妻  
寡而賣姦夫婦之道喪矣則兼責地方娶婦從良  
限之月日夫民性無常惟上所化上人加意而民  
不以變且化我應者有之乎天下事若此靡、不  
立者非事不可立也庸人俗吏滿於於天下而事  
不立也日誦孔孟之言做法古循良之政而事立  
矣事立而天下治矣簿書獄訟功在一人化民易

俗知府為之功在一府知縣為之功在一縣萬古不可易也議察印簿本院不時弔查有不如約罪掌印官併及巡捕官生員犯約罪教官本院期在必行各官體之法立弊生若耶橐駝種樹之戒此又在府縣官潤澤之也法立而增擾烏不可謂擾而輟法不行尤不可

一更新參每訴項頭銀無從辨及參百計騙財刑不能止夫術不可不慎一入吏途心術壞矣加以先入項頭或欲盤本或為債迫有不肖死以詐利者即今後行遞減法今年數月內亦作一年算凡項

頭銀一兩者減去二錢每十兩減去二兩參者照減數與之雖無來參之人彼做吏一年十兩減去二兩做二年減去四兩以後皆然正月初一日皆滿一日亦作一年算參吏照此與之各官嚴加察不許詐增報項頭原是低銀又折算減為足色數登冊凡儒學巡司驛遞等吏有項頭者皆詳審定數附府者定於府刻成書冊并申各院永為遵行即一項頭之多可知吏書騙財之故不才官事聽吏胥流弊至今恐無底極不得已曲為之處耳其有增數而刻減數私為增追者是又不才之

甚而甚者也

一訪得撫按兵道出巡府縣每有銀兩私賂書吏相沿為習無虞不然本院兩為知縣頗知所執六年間不以為此畢竟查撥問罪此有賂縣分不相上下事係上司主持書吏何預遇民有此或不足怪我輩乃愚至此也且身為府縣官事見吏書大忤受賂不免痛恨刑之為小坏已事大壞已官也賂人吏書設身處地於心何若小人見利則受不足道也堂堂衣冠作此穿窬舉動不亦可羞可惡甚即其有意指吏胥為之已不與事掩耳盜鐘為罪尤大今

後本院巡歷每書吏入先巡捕官搜檢後教官再搜甚則倒卷箱一一檢之直窮到底用賂之官其刑罪比書吏門皂必重數倍不能鈐束之罪本院不諱也各官毋自貽悔

一本院所行條約計三十四款非本院突為一說也祖宗成法令修舉之以上利國以下便民文到之日各官當日嚴惕厲之心痛洗頽隨之習官日加翻閱各房科吏日以本等事請官糊塗吏提撕之吏隱蔽官鞭策之并一應本隱行事敢有一事一字不遵一時一刻遲誤者本院決不輕貸非本院

故自苛責也本立道行於前乃可必世而仁於後  
令行禁止不可謂非大聖人作用也諸葛孔明以  
嚴治蜀本院於江南亦云各官毋自貽悔

續行條約冊式

欽差總理糧儲提都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海 為巡撫地方事本院到任後曾有  
條約計三十五款行矣近自應天轉任蕪州近二月稽  
查各府州縣一應事體具間廢棄成法創立新例似是  
而非者具目尚繁本院不及先知因之前約開載未盡  
隨事有感別為禁約有九并考語冊式錢糧冊式應付

式均從官舉等式通皆關係治理合行各道各府州縣  
官一如前約遵奉毋得違錯條約冊式開後

一里長老人今日府縣直以賤役視之甚有縣分五  
六百里老人不及五六十人者夫太和在成周字  
字里宰黨正先之管子以里軌連鄉富強齊國我  
大祖制里長老人聽各里之訟於申明亭酌古準  
今譬之網網舉目張而漁譬之人欲免疾疾和平  
氣體動功先攝理脈絡萬古不易之道庸人俗吏  
奉行不謹氣脈壅滯風俗日漓有由然矣今後州  
縣須擇年高有德人充一里老人里長戶有定役

就中賢而明者擇使當之縣高隆禮相待視府官  
之於縣各里一應公務民風責成里老持此根源  
工夫網之紀之化成郡邑日摩月漸將見太和景  
象目下可收復矣如其漫不加意愚而不知治體  
者也柳宗元有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  
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  
連帥而後有天下無里胥是無天子府縣官可乎  
一並奉部劄革庫子役於均徭中編紙燭銀為貪  
夫防也各州縣紙燭銀有三百六十兩者府又過  
之本院反思先年見聞府縣靠用庫子里甲銀滿三

百六十兩其可數而計也不用一分一文亦有之  
額為之數特非反為貪人依據地耶建平知縣  
戴度稱非義申革良是法為中人而設太平王知  
府申革九十兩四錢存四十四兩事可通行金  
府縣繁簡立為等第上縣紙燭銀一錢中六分下  
三分府視縣量增其數見各州縣均徭冊中一應  
迎春迎舉人進士送學各官新任朝賀考滿等  
項係是公事皆有酒席額辦銀數別公私也今後  
各官事出於公用此公銀餘銀貯庫候申作正用  
若拜客帖私衙燭自己事也用俸金辦請過客請

同僚鄉官行度行弟自己事也自舉自辦如兩京官  
做分金不得侵用公銀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一  
介不與以諸人言交際也交際而然况財之在民  
事干倉庫可以一介取之耶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官居臨財正分義利之際具有不分公私混行支  
用雖額數餘銀亦以賦論

一返淳還朴府縣官類能言之考其所待士子待客  
酒禮又往往以華靡為尚曰作興之典如是也我  
欲還淳教自立風俗靡薄賴士人倡而轉之食  
犬於堂而又禁之使不上堂其能使之不上於堂

乎取悅於愚夫俗子之目曰作興士類此一作興  
士子心術壞於是矣此一作興問闔風俗壞於是  
矣欲往京師北行為是欲往京師而南行終無到  
北京之日轉移風俗而自以華靡示之是往北京  
而南行也人心自古太轉易非難事各府懸官思  
之

一江南風俗刁偽往往以人命誣人希圖一檢中彼  
毒計官司少不及察被告名為兇手破家受刑苦  
惱百般原告招誣一徒罪耳所誣之刑不能少償  
被誣之毒萬分之一今後府縣官有告人命逮捕

衆証審問獄貴初詞稍遲而設計裝辭不可信矣  
况人命歎之重者乎若果下手是真方親相視死  
人受傷先由皮膚後及骨肉外無傷痕而內有傷  
色無是理也相視無傷不許聽檢今人往往罵為  
遍身亂打之說覲新舊痕中希圖一萬中一遠方  
日以不可相視不得已聽檢者須令原告供是某  
處打傷某處打傷口詞在案檢驗既畢參酌新旧  
痕色取合打傷口詞証告必加重刑不曾下手即  
行疎放人命至重証人以人命亦至重均之不可  
輕視也

一各衛所官軍月糧往往缺五六箇月甚有一年外  
不沾升斗者夫各官軍朝夕所需止此而已今日  
盡歸操練於地方有禦侮焉又非無功而食也府  
縣官所得較官軍數倍未有缺支俸米柴馬銀者  
乃軍士可缺之耶除南先年未領者各州縣嚴行追  
給外今後一照先年事例各府州縣於各倉內倉  
一二廩口為軍儲廩凡官軍於此支領入糧官軍  
不減支若領銀一照府縣官吏一體每石銀五錢  
府縣官不行催納致軍儲廩無米銀支於府縣官  
米數銀數內支之每月皆衛所官軍先領支後及

府縣官吏如官軍無可支府縣官吏亦不許支每月各具有無支領一體申報

一江南喜修道事佛甚至迷惑不返糜財破產比比有之民愚無知上人莫為之禁不行申明曉諭使然也支到之日各府州縣境內有寺觀廟宇庵室等項查非額設係是淫祠即行改毀或即之為社會所或拆修公廨中有道士和尚廟祝人等諭令還俗不咎既往原住居耕作屋地聽與之使之失所棲食流落地方不可也事關風化府縣官行之

一一里老而上惟守令於民為親郡邑事務一皆守令之所當知也知之於前行之不謬今後各府州縣正佐首領凡部內某里某地方田地應開墾某里某地方某人田地係荒瘠係常年淹某沒戶丁多某戶丁少某里某人稅無田某里某人田無稅某里某地方何利當興某里某地方何害當革某里某人某人富某里某人某人貧某里俗尚何如某里民風何如某里某人善何事何事某里某人惡何事何事鄉官某鄉老某可師法事當咨訪鄉官某奸豪某何事為害當為民除一應事務本院及言係民務關治理者先立款目一有聞見援筆



書之防遺忘且為他日得參考地也知而真切事  
行隨之萬一本院吊查旋即發回吊查即以此送  
字之真草好醜不論也夫宇宙內事分內事一郡  
一邑亦狹矣為民父母此不及知可以為民父母  
哉區區於此正欲民隱民情時在各官心目知明  
處當郡郡邑邑龔黃卓魯其人兼本院不及知者  
亦或緣此有知也教官有師道焉前件并學中事  
務生員賢否置簿記錄一體遵行

一本院到任先後年問擬斬絞等項罪人徃徃苦訴  
冤抑人情僥倖求免未必可信然一時草率一時

誤聽十人中二三員屈或有之本院少與淮理蓋  
以府縣親民本院隔遠且一應干証人員住居府  
縣今後各府州縣於一應囚犯不必其人有無詐  
狀不必本院有無批行細加詢訪的係虧抑者徑  
申本院除本院得以自專審實開豁不必言矣其  
他經參詳者可以題請別院俱已定擬者尚有會  
議天下事止求箇事而已民之父母顧忌觀望坐  
視冤抑可以為民父母哉

知縣參詳

知縣知一縣之事一夫不獲誰辜一民失所予咎所以入

單父之野而見棄與之俗則知子賤之政矣履中牟之境而見馴雉之休則知魯恭之政矣為政不同而要不外乎敬天勤民之念且災異上則減膳撤樂謹告上則蠲租求言凡膺斯民之念且災異責者體上天之意而噢咻之斃獨必哀飢寒必恤不斃一法不私一錢肺石下無梧邱鬼覆盆中鮮鵲亭寃為民間必得之門明必死之路而鴈聲不哀鼠牙無訟則政簡而刑清矣此豈家有治縣之譜哉良由萬一體之懷而誠求之也乃今則異是矣一旦館丰通得一邑遂沾沾然喜色埋沒真心不惜廉恥多方掎剋以充囊橐胶生民之膏填溪壑之欲

甚至甚主有鍾乳三千胡椒八百之誚而不顧者嗚呼縣則右矣官能清乎槐根瘡矣馬骨高乎貪酷若此殊不知上而朝廷吾父母中而撫按藩臬僚屬過客鄉士大夫吾長兄弟下而吏書里老百姓人等吾子姓遇之各有正道若謂止可潔已不可潔人潔人生謗謂所行不可認真認真生怨取禍不顧朝廷之是否以鄉愿之道待其身以鄉愿之道待吾子吾長兄弟浮沈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本縣初意直欲以聖賢之所已言者據守民賣妻鬻子未有究行之自謂效可還至迄今四載中夜返思日催徵小民賣妻鬻子未有完事之日時聽訟小民爭鬪趨利

未有息訟之期感孚之道簿而民不化燭奸之習淺而  
弊猶存徒有其心未行其事徒有其事未見其功誦法  
孔孟幼學之狀行之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有沐愧焉俗  
吏非所以語我若曰稱知縣職則全未也

縣丞參評

官以縣丞名蓋謂一縣事宜與知縣和衷協濟承流而  
宣化之也誠靖共爾位無忝厥職好官自戒為之安知  
不與鳴琴而治者大展雷風之略哉是縣丞之事亦知  
縣之事知縣之責亦縣丞之責如未入官官門先營家  
計爵祿賄賂奪魄動心國病民冤如聾如啞縣丞之謂

耶瑞自下車日竊心鄙之詎我寮列備官而未之講耶  
每見時可共言為之卷舌事可獨任為之却步有如韓  
退之所謂涉筆占位署惟謹惟長官之聽漫不可否事  
治縣之績無一足紀是上人子惠元元之意不能承而  
宣之也非縣丞也

主簿參評

主簿者掌一縣主簿之事也雖位有崇卑職有詳要夫  
人莫不有真性率真而行之即古所謂僅得一官亦可  
小試苟不盡分稱職金玉其外而敗絮其內也即陟魏  
科登臚仕徒玷官常耳餘無容覩縷如錢穀一書宜出

入明允無悖孔子會計當之說苟勾稽錯亂追呼滕隴  
有錢則寬徵無錢則急此且計糧數之多寡而繭絲之  
有大封小封以為常規之入焉是憑家兄為驅使了不  
能以自主徒老死於簿書間也又何異於王<sup>陶</sup>輩唯唯諾  
諾僅供公之喜怒也哉非主簿也

### 典史參評

典史掌巡捕民間盜賊爭鬪微事盡屬之所當小心翼  
翼盡從惟勤棲僅一枝飲惟滿腹而已若位卑而言高  
祿微而謀大黑白出於脣吻曲直任其心胸指良為盜  
為已毆利欺肺石之無言棘林之哭置不恤焉何以為  
民長上哉況屈一夫冤一婦天之霜早隨之為民上者  
可不緣此為兢兢歟且又偏聽衙蠹相助腹削盜賊分  
其賊爭鬪罰之紙不幾乎祥符之五鬼乎非曲史也

### 教官參評

教官掌一邑之教一邑之臃腫簿質具賴其陶成况門  
下皆俊傑之乎所為事比俗吏簿書詞訟不同雖不能  
如尼父設教洙泗人三千至通演教河汾士八百即淳  
邑簪纓濟不為少矣掌學教者謂可安閒以自曠乎  
應將經書性鑑子史諸集與群弟子朝夕講習月日會  
課切嗟琢磨使之義理明而心性醇異日登之仕路文

章由道德發出事功從學問做來有裨於國家有濟於  
生民亦以見學優則仕之明驗也瑞仕淳邑一載有奇  
笑見諸生唱笑飲呼廬逐羶蠅營則有之所謂經義治  
事齋忠臣孝子錄惜然聞周也是誰之過與若寄空名  
於諸士子之上典籍無傳模範不端虛糜歲月為自謝  
為家計初入學則索其贄見之儀既入學則需其送節  
之禮於諸士子無毫末補焉亦何以克稱廣文之職也哉  
非教官也

陰陽官參評

陰陽官測曰晷星候別昏曉雨暘早晚氣節以占一邑

之機祥而決趨避焉故有平子之推算而後渾天之說  
行有燕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甯而後知星辰之躔  
次古陽德主遂陰德主閉調而變之無愆陰無伏陽人無  
災厲物無夭札此陰陽所為福國也若今則不然矣古有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巫女掌歲時祓除釁浴春官司  
厥政焉近因周禮久廢今陰陽官納銀充之希圖罔利  
每於朔望月蝕大旱舞雩時而需索夫巫氏焉問以陰陽  
之理懵如也不幾與古陰陽之設大逕庭哉以是而稱  
陰陽是假陰陽不測之術而行籠絡巫氏之計也非陰  
陽也

醫官參評

醫業軒岐之業心天地之心察病症脈理識藥性以利一邑之病故起太子於暴蹙之頃識豎子於膏肓之際以之醫國可醫人可醫龍鱗醫虎口有何不可乃今之所謂醫者不識標本不諳經絡取人之病而妄治之幸遇病魔稍退舍則揚然自誇曰真不龜手也迨久之病竊發請復之或弦洪或沈瀟懵然無下手鼯鼠之技窮矣更為之詭其計曰備諸籠中得之無不效但皆值龍宮物因而索價之可也而病如故也夫非求醫者有心為醫者無恒哉以是醫人是以既死之心醫未死

之人也然則夫人之天札反不如南陽甘谷中之老歟非醫官也

老人參評

古有虎溪三老香山九老此老而無與於民也聖製老人之設一鄉之事皆老人之事也於民最親於耳目最近誰善誰惡洞悉之矣尤擇一醇謹端亮者為之以年則老識則老而諳練時務則又老有渠人因構一亭書之曰申明亭期望登之以從事焉是不計仇非不避親母任口雌黃不憑臆曲直善則旌之惡則簡之此亦轉移風俗之大機括而鄉落無夜舞之歟善矣乃今老人

以錢神為使鬼希圖差勘瞞官作弊以服私囊間有  
投訴此行酒食曰吾飽吾腹矣彼私賄路曰吾豐吾神矣  
至兩詞俱備狐疑莫決徬徨四顧不能出一語以相正  
焉嗣是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嗟夫人也以位則居老之  
名而智則反落孱口齧下也非老人也

里長參評

古有五家為軌十軌為里里中有長此里長與比長鄰  
長五等之長並建登之版籍以供賦稅之入也我朝規  
制立一都國即有十老里戶而甲戶幫之里之甲有甘  
苦與其之情烏有臂指相使之勢焉誰貧誰富誰困苦

誰逃誰誰人錢糧多寡誰人丁口消長彼盡知之諸凡  
差役一總其數於里長而為之徵輸焉若果不好錢不  
刻剝無私向有天理心里心既無索瘢洗垢之苛甲自  
無醫瘡剝肉之慘甲內之老稚皆得本里之老而長養之  
矣好縣孰能知之者乎則里長之設當如周之里宰  
黨正體國奉公者為之可也倘憑勢作威當大役而有  
壯丁之重派應郊西而有連累之誅求或混扶甲首以  
顯其奸詭之謀或妄開甲幹以陰行其賄賂之數有  
錢者偏為回護善柔者不行扶持事兼利已則同甲首  
作弊以欺府縣事止利已則假縣名色而剝甲首百

計取錢無心撫恤致使村野蕭條甲首流離刺其子以厚其身竭澤而漁明年尚有魚乎非里長也

### 生員參評

我國家羣士黌宮導之師儒優之廩祿復其身及其宗族待之不為不厚矣至求士之可以潤澤生民還報天子者則鮮其人焉何上之人意在得賢而士之所希則在榮身也夫天地所以生一物即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人之身而萬物之理備焉萬物之理備於一人故萬物之責亦萃于一人君子之仕也彼萬物之責身有之故身求以盡之如饑之食渴之必飲有負而必求其

酬有約而必求其踐不得已而然也今人不必行義視君子之仕以榮身及親當之意向一差是以百端施用無一而可昔人謂士非不修之家也至應舉入官耽利祿慕榮途患得患失靡所不至不能不壞焉夫如柳子河間傳則士修之始壞之終間亦有之然大槩不美之士不必獻身天子之庭然後人可得而知之講之不明守之不固窮居之所以自修自養有彰彰然著者試舉一二今上人之鼓舞諸士子者盡聲勢也細推論之多不協義士子遂羣然而曰是能作興我輩人也是待士之厚人也然則入官之後其聲勢更有大焉將無慕之



乎上而朝廷待士之恩下而有司義起之典如補增廩  
如優免如途費非士子所以與也今越分而求且紛紛  
焉比之蟪蛄間之乞相去何如然則入官之後其為利更  
有大焉將無乞之手謂義則得衆與之助之成事可也  
而今凡事有與于秀才者不論是非可否輒羣起而曰  
護我類焉習戰國鞏公死黨之風更不知孔門不比不  
同之義小人學道則易便秀才學道今人顧以惟難管  
目之然則入官之後其徇私其植黨更有利焉將無胥  
朋比以壞國事乎施於有政是以為政今士子之施於  
家者叙論理洽恩義若之何也議者比秀才為閨女孟  
子人有不為後可有為意也今之秀才不為處女而為  
淫婦亦多矣亦若所為求若所欲員天地生人之義辜  
朝廷作養之恩非生員也

吏書參評

昔人謂一介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吏書主  
書寫文移掌簿籍預縣事古稱庶人之在官者果有美  
意則及人之惠比之一介之士遠矣何令之為吏者每  
以得利為誇惟以得利為誇故百端作弊無所不至時  
以徇吏呼之賤之也一為吏

智之道同於聖賢者表之盡矣非吏書也史書常例上

而二司撫按又上而六部寺院衙門愈大其弊愈多  
猾吏巧於騙財執偶中之事以愚小民小民諳於事體  
不知上人之心何心不知府府中內面文移是官府為  
主吏書為主見一人偶得吏書而免遂謂有賂則禍遂  
為無賂則不可見以罪偶得吏書而免遂謂有賂則可吏猾民  
愚弊非一日苟非上人逐一簿記所賂之事遇若事則諄  
諄然問是有賂與否小有犯者與者受者重刑加焉而又以  
身先不可免也謂之以身先之者何吏書何等人也彼  
見夫紛紛做官人裏金帛以賂人欺朝廷而竊榮祿罔  
朝廷以免刑罪多矣而何獨不為之小民之愚可怪我

輩讀書知禮義識事幾人也紛紛之說皆謂要做官則  
不得不如是然則舉天下而盡不為上官之賂也吏部  
能盡不遷轉之即舉天下而又盡惟上官之賂也三五  
年考察吏部能盡不黜之即京官有分貲之費是以外  
官書怕不得已受焉孟子謂卿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  
識窮乏者得我為之分貲是以不可以已乎潛消默化  
之機試在於上不在於下縉紳之常例不去而去吏書  
之常例不可得也

### 保甲告示

保甲之法令爾等相親愛相保守身家甚美意也不差

遣不煩擾於爾等一無不利聞爾衆多不樂為一僉為  
近輒難色怨言爾衆果冥頑不靈如是即爾意豈不以  
一編為甲則有覺察有巡夜不得如舊閒遊近六都一  
圖三十一都三圖被曠徒劫掠為塞不遠若先事防禦  
豈至如是二里之人悔之無及爾衆又不鑒之爾衆冥  
頑不靈惟圖目前不思遠大此其一也又豈不以一僉  
鄉兵則有患必我為敵如倭寇如曠徒皆含死之人也  
我則欲生烏能敵之夫倭寇曠徒為衣食計而來也為  
圖生計何云舍死惟我兵望風先奔彼得直行衝突勢  
若不顧生死而前者若我氣壯直前彼必退避易地則

皆然直前則彼死我生退避則彼生我死此必然之勢  
平時不顧僉兵臨寇望風奔潰爾衆冥頑不靈惟圖目  
前不思遠大此又其一也其間向問敵亦致死者正因保  
甲之法不行故單身被害若果互相救援則擊首尾應  
擊尾首應擊其中首尾俱應誰能我傷不幸而死上為  
朝廷保地方忠臣也下為鄉隣救難義士也死無愧心  
遠有芳譽視之懦夫怯士愧色強辭苟生人世者相去  
何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知惜死不知取義爾衆  
冥頑不靈圖眼前不圖遠大此又其一也姑以一事譬  
之淳俗喜訟好爭其來久矣至今毫髮爭忿服毒自縊

比比有之小亦犯刑憲破家業而不悔忿爭鬩氣比之  
禦侮出之禮義之勇者何如乃礦徒臨門束手伏死倭  
奴經縣遠近逃竄爭訟氣何其壯遇寇氣何其餒反而  
用之功業過人遠矣由今不變甘為無名枉死甘為健  
訟刁民本職嘗試思爾等訟爭之壯氣逃賊之懦氣倒  
行可怪逆施可惜爾輩冥頑不靈圖目前不顧遠大此  
又其一也正謂爾等偷安日久蔽痼不明故再以禮義  
諭再以遠大之計為爾辯說若仍前不聽報甲隱下壯  
丁僉兵臨危退縮必以法律從事前日礦徒窮民計圖  
衣食情猶可恕今劫村殺人罪不容誅矣爾等可一心  
力防捕拒捕者隨即殺之不死於敵必死於法死敵為  
忠義士死法為愚頑民爾等試思毋貽罪悔

議者謂王陽明行保甲法至宸濠之變又徵募客兵  
當之謂此只可立為之法不可驗之行事利於自守  
不利遠夫良法逢久而後驗習俗偷生苟安已非一  
朝一夕之故矣決肌膚淪骨髓歲月烏能驟變我法  
未成他患適至勢急不得不別計應之同井之制已  
矣乎不可復見矣取其稍近古義還淳朴修為和睦  
便益禦或法莫有良於是者必若以迂濶視之則客  
兵之害甚于盜賊者何時而已王道之所謂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者何時而成也是不可見其未遂不深探其本計目前之功不思尚有遠大之利而謂保甲之法為不足行也

謂保甲法於禦或侮有大益者蓋此法行則人各有親愛隣里之心知進退攻擊之法平時相親愛臨難必相救援假使倭寇至一縣則一縣足以禦之至一圖則一圖足以禦之至一村則一村又足以禦之矣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何事容兵無饋餉之煩費無過兵之騷害韓退之為徵兵滿萬不若召募數千法莫有良焉者但人情偷安日久不能責效於三五年間耳

若謂此法是不可行則古昔居為比閭黨族州鄉出為伍卒兩旅師軍者亦迂濶事耶同井法驗於前保甲法亦無不驗于後之理也

### 招撫流民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 示諭各都圖逃流他方人等知悉爾等割舍鄉土遠離了平日所聚會之親戚交游遠離了平日遇時節所標掛祖宗邱塚者非獨無天性不忍之心與人殊也蓋因不能賠補錢糧此小產業賤賣與富家者再無可賣或本身或男女馬作奴婢於富家者再無可馮衣食不充錢糧何出妻孥子號苦惱萬端而里

遞多科尚未已官府刑懲猶不息致小民不願有斗酒  
虱肩之賜惟願催稅打門之聲不願有連篇累牘之  
詔惟願無放黃催白之文奈人願不從額天無路所以  
忍割天性之愛含泪逃流他方以求衣食以避繁刑非  
事稍向可以而爾等為之也雖然竊惟爾等籌之泣碩  
鼠而適樂國爰得我直笑萬一不測賦杖杜者呼昆弟而  
不見恤歌耒耨者依婚姻而不見收空擲白年夜室致  
使稚童躑躅其上此時懸想故都寧無脊令之嘆乎  
歲時伏臘寧無故舊之思乎迨至回首陽山荒烟野蔓走  
燐飛螢種種淒其寧無廬墓之悲乎雖云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不足若本縣與爾百姓不啻子父祖之也我實  
為父而使他人之子吾子吾無忍矣我實有子而向他  
人之父為父爾百姓寧忍之于言念及此逆歸之志應  
有不遑脂車者矣今本縣丈量田山必有一畝水成者  
方與一畝差稅無則除豁自此以後無賠補無虛錢糧  
爾等可回還原籍赴縣告查迷占產業取贖男女無業  
者本縣將荒田給助工力與爾開墾區處住屋中種與  
爾安生不能耕作者照鄉例日給銀二分或用充答應  
便各夫役或用充修理夫役各隨所能使用凡爾所困  
之人給與執照待三年之後生息充足然後科派爾等

本身身後多方區處如是則室家相保上下相安此亦  
淳安再造之天日也爾宜體之諒之母疑遲貽悔

### 勸賑貸告示

賑貸之事古行之矣吳有申叔儀之講請魯有臧孫氏  
之告無非急病意也故周民之急者如救焚溺焉揖讓  
救焚徐行救溺無及矣今本縣細訪得各都鄙富積穀  
粟之家每每乘荒勒指貧民質物典當倍約其息其甚  
慮無可償者雖倍約亦回吝不與夫當凶歲小民菜色  
羸形妻啼子號甚者顛仆路衢輟轉溝壑少有人心者  
見之有不能為情者爾輩獨無惻隱之心至是即貧民

富民均一天地所生之民也一偶而富一不偶而貧假  
使以爾等處貧者之地貧者處爾等地步亦如爾等坐  
視待汝略不加恤爾等無從取食亦將怨之否即恨之  
否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爾輩偶以利心蔽真心故令  
里老人等將本縣言意勸諭爾等量將所即積穀粟  
借貸貧民不許取利積厚德以遺爾子孫其有念人之急  
不取其利亦不取其本而直與之者本縣以尚義明目書  
篇鼓樂獎之列名縣誌如仍前略無惻隱倍稱取利許  
貧民指告以憑重治夫積財而不能散者昔人以守財  
奴鄙之爾等將為尚義之美抑將為守財奴之陋財積

無用德積慶及子孫爾等念之

諭礦徒告示

淳安縣知縣海 示諭盜掘礦人等訪得近礦山村落居民屢被爾等擄掠毒害人各有身各有家人毒爾生破爾家爾心何如我縣官與等皆天地之民也當相愛相生不當互相殘害故諭爾等使爾各回本鄉各圖安穩生理若仍前所謂是終日取禍亡也爾等念之反思之母自貽悔

稟袁察院揭帖

淳安縣知縣海 為給由事蒙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

察御史袁

批呈蒙批知縣海

方呈給由而已為陞

任之狀倨傲弗恭不妄分守等因備關畀縣伏而讀之自責自思日夕惶懼解君子三畏者謂聖言大人皆天命所當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今本院糾察一方上有德位可欽下有刑法可惕畀職奔趨下風亦竊有志於君子者也何至無知如是古人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畀職素昔雖不以不孝不弟自居而檢點未周不能以克孝克弟自盡今日檢點未周忠順不足罪莫大焉正當俯伏受責復念本院德潤九河膏流萬畝周賜貧



生不令遠謝各縣官送至淳安者鈞語分付已遠了不  
要再遠送了知本院天地同流存神過化未嘗以非礼  
責人德之盛也越境本趨曠廢職業或重罪責為此略  
叙心迹在職待罪伏乞寬恕原宥等因准此擬合備由  
具申伏乞詳奪施行

書